

【姬屋藏郊】与山盟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6609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66099>.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 Underage
Category:	F/F , Gen , M/M
Fandom:	封神第一部 , 封神：朝歌风云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姜文焕/鄂顺 , 伯邑考/崇应彪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殷寿
Additional Tags:	姬屋藏郊 - Freeform , 发郊 - Freeform , 前后有意义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7 Updated: 2023-10-08 Words: 31,949 Chapters: 16/?

【姬屋藏郊】与山盟

by [KiligAoi](#)

Summary

姬发一直觉得殷郊的家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的笼子，而殷家所有人里只有殷郊诞生于笼中。
现代商战题材，主要目的是拐走殷总家的太子爷。

Chapter 1

出发之前姬发去殷郊家里看他行李收拾得怎么样。

殷郊平时住在学校旁边的公寓里，他妈妈是隔壁女校的校长，母子俩周末才回城外的宅子里，那边离得有点远，姬发平时很少来。

一则是他每次去基本都因为太晚了要留宿，二来他对殷郊的家确实有种不寒而栗的畏惧感。

那宅子建在半山腰上，据说是殷郊父亲的成年礼物，建成已经四五十年了，跟现在城市规划的风格相比显得古旧，苍白的外墙掩在重重叠叠的树冠里，只住着殷郊一家三口，他父亲也因为繁忙不经常在家，落地窗总是严严实实拉着帘子，野生野长的藤蔓爬了半墙，看着阴阴森森的。

姬发在山脚下仰望好友的家，试图从窗子里找到他向外观望的脸，给这个黑洞洞的房子增加点人气。

赶到他家正好快到午饭时间，姬发在门口遇到了殷郊的妈妈姜校长。

“哦，你来啦。”

姜校长自然而然冲儿子的朋友露出个微笑，熟稔地招呼道。

她年轻时候是个冷美人，人到中年越发历练出精明强干的气质，眼神深邃如同古井无波，腰总是像旗杆一样挺直，姬发经常有能被她一眼看穿所有心事的感觉。

“阿姨好。”

“殷郊在楼上，我有点事要出去不能陪你们了，等你们回来我再请你们吃饭。”

姜校长声音很轻柔，笑吟吟的让姬发看着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不由得也笑了：“好，您先去忙吧，我去找他。”

殷郊的卧室在三楼朝南，姬发一推门就看到他坐在窗台上，用手拉开一点窗帘垂着眼正往下看。

“你看什么呢？”

殷郊闻声回过头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稍微侧了下脑袋示意他过来，姬发顺着他的意思走过去，从他肩膀上方跟着他视线一起往下看。

楼下草地上格格不入地摆着一张沙滩椅，上面有个看不出年纪的女人正躺着晒太阳，长胳膊长腿穿得很清凉，戴着一副遮了半张脸的墨镜，裸露在外的皮肤灰白得像女鬼，姿态却闲适好像刚吃饱的狐狸。

从小读男校的青少年觉得这个场面少儿不宜，一把拉上窗帘又顺手将殷郊从窗边拽回来，踌躇许久想问不敢问那是不是你爸找的小三。

豪门家庭里恩怨情仇风风雨雨每天跟电视剧似的，关于殷家的风言风语基本就是整个朝歌城茶余饭后的消遣乐子，姬发在外面偶有耳闻，不过由于跟当事人形影不离能粗略判断出99%都是外人闲的没事瞎编。

而剩下1%就是今天这种让他迷惑的情景。

“我爸说是路上捡来的，”殷郊嗤笑，“你信吗？”

姬发回忆了一下想说这女人肤色很像常年不见天日，倒也不是没可能，但殷郊显然还在气头上，现在说出来肯定要吵嘴。

他不想惹他生气，于是打了张安全牌：“姜阿姨怎么说？”

“妈妈说家里不缺筷子，随便她。”

姬发有点明白，又不太明白。

他比同龄人机灵那么一些，或者说聪明很多，但他才十六岁，还读十二年制的寄宿男校，这实在不在他的涉猎范围内，无法给出意见。殷郊嘟囔完开始正式发脾气，往行李箱里塞衣服的动作大到姬发觉得他拿出来再穿就会立刻变成碎布条。

“阿姨觉得没关系，那应该就是没关系，”姬发想了想，“你也别为这件事再惹你爸生气，他挺在乎你的。”

殷郊发出一个难以形容的声音，可能不太赞同他的说法。

他房间里常年挂着全家福，一大家子人乌压压的貌合神离，倒是规规矩矩每年拍一次合影，市井传言殷家气运延续百余年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殷郊他爷爷有兄弟，父辈里有个伯

父，到他这一代就是独苗一个，自他出生以后家里已经十来年没有添新丁了。

殷郊闷着头收拾东西，姬发倒是想劝他两句，但他不接茬就难办，一时无言只好四下打量，抬头发现他们家今年的全家福刚刚换上了。

人还是那些人，殷郊一年年长大，长高，尽管眉宇间总是带点愁绪，但总体上还是朝阳一样蓬勃向上，其他人，比如殷家的老爷子太上皇，腰一年年弯下去，今年的合影里还坐上了轮椅，硬是能从肉体凡胎上瞧出日薄西山的暮气。

姬发看着看着觉得这种家族照里殷郊一家三口像是从别的地方复制粘贴过来的，如出一辙的高眉深目加上薄唇忧郁气质，与其他族人典型的温润长相比起来突兀得像水彩画里贴了三张油画像。

他想起殷郊以前提过他们家族祖上估计有什么外国血统，老老实实潜伏了两三百年在他爹身上觉醒了，殷寿生下来睁开一双橄榄绿的眼睛把接生护士都吓了一跳，老爷子亲自督促做了三次DNA比对才确认确实是他亲生的，即便如此仍然没有释怀，甚至还十分记恨这件事，对二儿子直接冷淡到堪称厌恶，小时候放养长大了拿最少的股份打最多的工，殷家那么大商业帝国发展到今天，难啃的骨头都是殷郊他爹苦心孤诣啃下来的，董事会仍然铁打的一把手老爷子二把手他哥殷启，直到殷郊出生老爷子还在阴阳怪气：“好啊，这大眼睛黑溜溜的就是好啊，漂亮，正派。”

“感觉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能比你爸高。”

姬发没话找话，殷郊收拾好东西把行李箱立起来：“你再说我等会儿要吃不下饭了。”

“你爸其实也挺在乎你。”

殷郊平时最敬重他爸，姬发搜肠刮肚，从6岁刚认识殷郊那年到今年十年整的记忆里找殷寿呵护儿子的片段想安慰他，搜刮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咱们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你熬夜起不来，第二天早上还是你爸把你抱进教室的。”

殷郊瞥了他一眼，坐在窗台上歪头问他：“你还记得啊？”

姬发坐到他旁边：“那可真忘不了，你那时候在班上就挺高了，你爸抱你跟抱小猫一样，反差太大了吓我一跳。”

他故意往风趣幽默了说，殷郊似笑非笑，抱着手臂，用他爷爷口中长得极好的黑溜溜的眼睛瞧着他。

殷郊总体上长得很像他父亲，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见到他们在一起就知道他是殷寿的儿子，唯独继承了母亲的眼睛，不仅是一样漆黑的瞳色，还有如出一辙的眼神。

姬发还没看懂他是什么意思，下一秒那眼睛就往旁边移了移，兴许在盯地毯上的花纹，也有可能什么都没看：“那次，前一天晚上，我妈妈在跟我聊学琴的事，我爸听了一会儿，突然问我功课怎么样，我以为是问琴，说我开始学新曲子了，问他要不要听……”

门口传来敲门声，佣人过来知会他们可以去吃饭了，殷郊站起来，拍拍裤子先迈出一小步，姬发抓着他手腕追问：“然后呢？”

“然后他说既然你这么喜欢弹琴，那就一直弹到我听腻了为止吧。”

殷郊回头冲他平平淡淡地翘了下嘴角：“然后那天我弹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就算是这样，他对我的惩罚到现在还远远没有停止。”

姬发对于这种豪门恩怨理解不能，他爸在农科院搞研究，脸朝黄土背朝天，满脑子都是他那一亩三分实验田，他家里有个比他大十岁的哥哥和正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殷郊跟他无话不谈，当然包括一些关于他亲爹的怨言，他放假回家偶尔会试图用殷郊的思维审视他两个兄弟，结果就是他弟哭着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自己了，他哥摸他脑门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姬发叹了口气，有点遗憾即便他和殷郊是最好的朋友，他仍然无法对他的苦恼全然感同身受。

尽管绝大多数人会觉得殷郊这样的人不应该有苦恼，姬发已经算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了。殷郊通常隐藏得很好，但姬发离他太近，甚至能判断出他呼吸稍微重了一点就是一声短促的叹息。

Chapter 2

殷郊的家族产业像是一只盘踞在朝歌城上空的巨鸟，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地，姬发跟他一起就读的学校就是他们家赞助的，出了名的奢华，以及盛产纨绔子弟。

被家里送来读书的绝大多数没什么志向，不是需要继承家业的长子，混个文凭高中毕业就送出国再混个外国文凭镀个金回来，很大一部分家长喜闻乐见这些孩子胸无大志，毕竟对于有钱人家来说不怕孩子纸醉金迷，就怕孩子一门心思创业。

到这所学校上学，几乎等于宣告被自己的家族放弃了。

不过姬发跟他们不一样，他父亲在农科院搞研究，哥哥在检察院，他想进这所学校就是为了他和殷郊准备参加的夏季活动。

其实殷家对这所学校并不在意，每年闭着眼投个几千万，推有实无名工作多多股份少少因为长得好看成天抛头露面的次子殷寿当个挂名校长，其他人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殷寿倒是对这所学校颇为上心，每学期一场内部讲座，高中阶段的学生通过选拔可以在暑假直接进入他管辖的公司弄个小项目实战经营，很大机会可以得到他亲自指点，以至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也并非全无建树，起码从他插手学校教务以后在毕业生里出了好几个商界新秀，能脱离本家自己组局赚几个小目标那种程度。

姬发对此很是心驰神往，男孩子的血脉里澎湃着冒险精神，勇气的火苗生生不息。

那个不请自来的女人虽然登堂入室，但可能感觉到了家里小主人对她的排斥，后来姬发又去过几次，再就没见过她。

殷郊也没再提起过她，只是姬发偶尔在门口换鞋，能在鞋柜里看到几双细高跟鞋，花里胡哨的款式颇多，不是殷郊妈妈穿惯了的低跟，证明家里还有另一个女人的存在。

殷郊依然很生气，他有一种豪门少爷不常有的天真，总觉得婚姻续存期内就应该一生一世一双人，那个狐狸一样的女人出现之前他父亲身边从来没有什麼莺莺燕燕，就算在政治联姻界也是相当罕见，他早就习以为常，自然认为是这个女人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参与项目的名额要靠争取，即便是殷寿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也要跟几百个同窗打破了头去抢那十几个名额，只不过殷郊到底是跟他爹住一个屋檐下的每天被他耳濡目染，又心高气傲处处都要争第一，所以名单出来他并不意外看到自己名字，仍是一脸平常那副隐隐带着些厌倦的表情。

但作为主办方家里的太子爷殷郊并没有特权，跟其他人一起坐普通舱从朝歌飞到冀州，甚至把靠窗和靠过道的位置让给了别人，自己盖着毯子从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背后不知道谁轻声抱怨说不是可以包机吗这舟车劳顿的也太辛苦了，姬发听到毯子里透出一声笑，但是殷郊仍然合着眼，毯子边缘遮住他大半张脸，没有醒着的痕迹。

他有点觉得这个笑声是错觉。

“挑三拣四的是在干什么？”

姬发皱了下眉。

“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呵，也不知道是谁昨天说什么，要从基层做起，以后自己开公司给家里看看我也是能成事的，今天坐个普通舱就怨天怨地了？”

说话的叫崇应彪，比他们高两届，去年就毕业了，不过他没有去留学，而是继续在殷家赞助的大学继续进修。

这人平时拽得二五八万看谁都不顺眼，但这句话说得倒是没什么毛病。

“说说都不行……”

崇应彪冷笑了一声还要说话，旁边有人小声劝他：“等会儿就起飞了，坐下吧。”

姬发认出那声音是苏全孝。

他们要落地的冀州正是苏全孝老家，因为距离有点远，他有个妹妹，年纪小身体又不太好，家里没人顾得上他，他有好几年放假没回去了，只有过年能回一趟家，待不到一个礼拜就受不了往学校跑，姬发这几天每次遇到他都觉得他看起来紧张兮兮的，想跟他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不太擅长安慰人，比如深陷父母感情危机中的殷郊，又比如明显在近乡情怯的苏全孝。

崇应彪可能也稍微考虑到了点苏全孝的心情，这很罕见，姬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么回事，

反正崇应彪平时这么个锱铢必较尖酸刻薄的人默不作声地坐下了，姬发跟他隔了两排，听到他低声说了什么，然后机舱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轻微的敲键盘和翻书页的声音。

下飞机以后就要去他们自己找住的地方，沉浸式培训从出机场那一刻就开始了，殷郊跟着姬发随便找了个离公司近的小酒店，步行五分钟就能到，楼层不高从窗户只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楼宇，房间里素淡得只有两张单人床。

他俩甚至不是最卷的，小组群里为了方便联系都登记了临时住处，好几个人还合伙住青旅，就为了随时沟通讨论立项。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睡青旅？”殷郊抬起头很认真地问，“那边桌子大，还有投影。”

姬发一口否决：“你失眠，而且文焕鄂顺就住楼上，除了他们你还要找谁？”

殷郊眯起眼，想了一下躺到床上：“好吧。”

姜文焕和鄂顺是晚上九点过来的，问他们要不要出去吃宵夜。

这俩人跟殷郊一个是表兄弟，一个是他伯母家的弟弟，比起殷郊他俩关系倒是更亲密，每次出行都在一起。

他俩看起来有些兴奋，站在饮料柜面前推推搡搡商量着能不能趁监护人都不在破例喝一点啤酒，殷郊比他们大几个月，代行监护人的职责提醒他们说明天要开会要喝等回去再喝，他们就乖乖听话换了几瓶碳酸饮料回来，权当酒精推杯换盏，说说笑笑的也没有扫兴。

姜文焕和鄂顺都是殷家的亲戚，冲着殷寿送来学经商的，指望他们以后能给家里带来点助力，压力是有的，但父母经常嘘寒问暖，心态倒是一直挺平和，在学校也不怎么参与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总是形影不离。

他们也没打算闹到很晚，十点钟就要结账走人，殷郊拿着账单出门跟他们会合，姬发一把拉住他把他往角落里领，脸色凝重：“苏全孝死了。”

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色，姬发感觉自己手上突然一凉，他吃了一惊，下意识抬起手，摸到殷郊脸上已经湿了一片。

Chapter 3

警察是从苏全孝家楼下把他的尸体带走的。

那天是他十八岁生日，但是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没见过成年人的世界，没看过十八岁第一天的太阳，就在自己家门口静静地死去了。

一起同行的学生轮番被带走做了笔录，姬发跟苏全孝不是很熟，警察例行公事问了两句这几天的行踪就让他走了。

殷郊比他先出来，坐在门口的座椅上，低着头把脸埋在手心里，在尽力平复着呼吸。

姬发心中酸涩，他们昨天半夜一起被传唤过来，殷郊虽然跟苏全孝都没说过几句话，但毕竟是人生中第一个离开的同龄人，总是有点物伤其类，控制不住情绪掉了一会儿泪珠子，到现在眼圈都是红的。

他走过去坐到他旁边，仰头靠着墙笑笑问道：“等我吗？”

“嗯……”殷郊应了一声，又说道，“也等我爸，警察说苏全孝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爸的，所以要重点盘查他。”

“殷总还在里面？”

殷郊没回话。

姬发也不追问，做完笔录的同学一个个从他们面前走过，或是漫不经心，或是期期艾艾，一副人间小众生相，姜文焕和鄂顺稍晚一点出来，踌躇着想跟他俩说点啥，姬发使了个眼色摇摇头，两人对视一眼，犹犹豫豫地先走了。

等待的过程中殷家的律师和秘书来过，劝殷郊先回去，说有他们在殷总不会有事，殷郊抬头瞥了他们一眼，语气冷淡：“你们工资单上还有保姆费吗？”

脾气再好也是个少爷，姬发有点好笑地想。

崇应彪是同学里最后一个出来的，他这次跟苏全孝住一起，警察让他保持通话通畅，可能随时会再联系他。

他个子很高，殷郊余光看到他人影从拐角摇摇晃晃地闪出来误以为是他爸，赶紧站了起身想说什么，然而四目相对的一瞬间都有些尴尬。

“等人吗？”

崇应彪摸摸鼻子打破僵局，殷郊配合地点头：“嗯，殷总还在里面。”

三年级那件事以后他就不再避讳跟殷寿的关系，但对外还是略带疏远地跟别人一样叫他殷总，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不过也都默许了这种暧昧不明的称呼，崇应彪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摘下眼镜往他脸上一架：“多大点事儿，哭什么。”

他说完头也不回地出了警局，满不在乎自己的朋友，或者说玩伴刚刚死于非命。姬发掰过殷郊的脸，那副眼镜正好把他通红肿胀的眼眶给遮住了。

殷寿不喜欢男孩子示弱，偏偏生了个敏感又心软的儿子，要是让他看到殷郊哭过估计也要生一场大气，现在多了这副眼镜遮挡，起码看上去跟平时差别不太明显。

他们俩从上午等到中午才等到殷寿出来，成熟的中年男人身量异常高大，看自己儿子要略微低下头，姬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挚友的父亲，他的偶像，他未来命运的主导者，下意识收敛了呼吸。

“怎么还不走？”

顶灯正好在殷寿头顶上，光从他背后打过来，投射下来的影子像笼子一样将殷郊牢牢困在其中，那双橄榄石一样幽绿的眼睛里带着寒意，不知道是上位者的冷漠，还是对外在环境的抵触，看不出一点感情。

“我也刚出来。”

殷郊好像全然忘了出发前还在跟他爸闹脾气，轻描淡写地把在外面坐了两个小时的事揭过去，殷寿扫了他一眼，拍了下他肩膀：“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我也不想看到，你们回去休息吧，但是时间不等人，明天项目一定要启动，好好准备。”

他说完就带着下属快步离开，也没说让殷郊跟他一起，殷郊看上去习以为常，摘下眼镜放进口袋里，掏出手机叫网约车。

这对父子关系并不亲昵，总是公事公办的样子，也不像是因为太忙无暇沟通。

姬发控制不住想念自己的家人，他父亲虽然繁忙，见面很少，但每次都要仔细询问他最近

生活怎么样，离开家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比他母亲还要唠叨。

他预感今天应该会接到父亲或者哥哥的电话，自己第一次跟的项目出了那么大的事，家里人一定会过问的。

“咱们走吧，车来了。”

他们在酒店前台遇到了崇应彪，他跟姜文焕鄂顺在一起，插着口袋漫不经心地跟前台小妹办着入住手续，留个人信息的时候下意识推了下眼镜，一把推了个空，愣了一下，殷郊过去把眼镜递给他：“还你。”

崇应彪看看他嗤地一笑：“不哭了？”

这话殷郊觉得没法接，他们也没熟到那个程度，不过崇应彪倒是没有套近乎的意思，接过来戴上，写完信息交给前台拿了门卡坐电梯走了。

“他怎么来了？”

姬发问，姜文焕轻轻叹口气：“他跟苏全孝一起住的，我想他晚上可能睡不着了，就问他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住一个酒店……”

想起苏全孝气氛未免开始沉重，殷郊打断他们说：“明天项目要正式开始了，本来昨天就应该做准备，等会儿一起开个会商量一下吧，别影响接下来的工作。”

“那……那要叫崇应彪吗？”

鄂顺长得极秀气，像个小姑娘似的，说话也慢吞吞，可能刚才见殷郊和崇应彪之间气氛不太融洽，这话问得很是谨慎，殷郊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叫啊，为什么不叫。”

鄂顺松了一口气。

次日早晨八点半所有学生都到了提前预定好的会议室集合，殷郊坐在最前面，表情很严肃。

其他人本来就有点紧张，看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心里又沉了几分。

殷寿九点钟准时到了会议室，进来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把记录用的摄影机关了。

“苏全孝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刚刚警局打过了电话，已经结案了。”

殷郊闻言垂下了眼睑。

“你们呢，都是些孩子……”

殷寿手上的钢笔一下戳着面前的笔记本，很有节奏感，直接跟着人心跳的节奏，姬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感觉这节奏逐渐控制了他的心跳，好像心脏都握在殷寿的手里。

“……本来呢，警察交代过细节事情不必告诉你们，但苏全孝……”

他合上了眼睛，表情沉痛得好像失去的是自己的孩子。

“……苏全孝他是我的学生，我关心关照他，跟关心关照你们每个人一样，他是你们的同窗，是你们的好友，我们是间寄宿学校，他也是你们朝夕相处，没有血缘的兄弟……所以我不能隐瞒你们。”

殷寿侧过身，抬起手挡住雕塑般流畅深刻的侧面：“他确实是自杀的……我们到冀州的当天，他回到家里，跟父亲谈起我们今天要开启的项目，他父亲说……说他太自大了，送他到我这里，只是想让他安安分分做个听话的废物，谁知道他会生出跟自己父亲争夺利益的狼子野心……”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姬发抬头环视周围，很多人都低下了头。

“他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死的……”

“你们知道了吗？”

Chapter 4

摄影机打开了，红色的提示灯一闪一闪，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紧张地仰着头，看前方殷寿缓缓宣讲的PPT。

这种事本不该总经理亲力亲为，但殷寿拒绝了下属坚持要自己来讲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场的都是些孩子，以后有的是机会面对上级层层审批领导，现在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熟悉这个环节。

“我要培养的是能带领团队的首领，不是言听计从的白领，如果要培养听话的小白兔那何必让这些孩子拼了命来争取这个名额呢？”

殷寿三言两语挑拨起在场所有人心头那把压抑了许久的火。

他们都是不甘于被放弃的孩子，走到这间会议室里已经耗费了他们太多心力，殷寿这番话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甘心就要比自己留在家里的兄弟姐妹更拼命，殷寿给了他们一个踏板，那他们就要做踏板最前面借力最大的那一个。

驯兽师已经丢出了饵食，能吃下多少各凭本事。

一天下来学生们精神都很亢奋，姬发和殷郊临睡前都躺到被子里了还在讨论方案里的最终产值目标。

他们已经各自分工，殷郊说着说着睡意全无，打了个滚起身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睡不着啦，反过来，我们做个表看看利润趋势。”

他们的房间里没有桌子，殷郊盘着腿把电脑放在膝盖上，不知从哪儿摸出一副眼镜戴上了，姬发看着一愣：“你什么时候配的眼镜？”

“这个吗？”殷郊推了下往下滑的镜框，“防蓝光的平光镜，看屏幕时间太长我眼睛会不舒服。”

他说着把脸往姬发面前一扬，问他：“怎么？不好看？”

姬发下意识往后坐了一点，不知为何有些张口结舌：“呃，挺好的，我就是还没看习惯。”

殷郊冲他笑了笑，回头给他发个文件：“这是公司最近十年的年度报表，你先看看……”

他们研究到很晚才关机躺下，姬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天都还没亮。

他没有起身，看了眼还在梦境中没有醒来的殷郊，转过身背对着他，盯着墙壁试图睡个回笼。

但是他失败了。

他躺了一会儿，又拧过来看着殷郊。

也不知道是高门世家的规矩还是他本人的性格所致，殷郊睡姿总是很板正，习惯平躺着，手放在小腹上，嘴巴闭得好好的，要不是四肢挺松弛，真有点雕塑木偶的感觉。

他还在睡着，眉目舒展，不知道有没有在做梦。

殷郊的父亲长着一张雕塑一般精致的脸，年轻时眼睛比现在更显翠绿，容貌俊美堪称妖异，结婚前迷倒过无数千金小姐，即便现在人到中年也只是更增威仪，容色丝毫不见削减，认真看着别人说话的时候总会让对方分神，有时候甚至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殷郊长得很像他父亲，唯独眼睛形状继承了母亲。

姬发做了个梦。

可能是小酒店窗帘遮光不太好，梦里看到的景象朦朦胧胧罩着一层黯淡的红，可能是在一家杂货铺里，他小时候牙齿不好，家里不让吃零食，冬天他哥哥伯邑考偶尔会把他塞在外套里偷偷带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花一点零花钱给他买点糖果小蛋糕，然后再把他揣回去。

那时候他还没上小学，小小的一点点，伯邑考比他大了十岁，高高瘦瘦的，羊毛大衣轻而易举就能把他藏好，他在哥哥的衣服里摇摇晃晃，温暖，但又有点缺氧的迷幻，落在地上嘴里被塞了一口甜的，他没喝过酒，没感受过醉意，不过那应该是他人生中最接近微醺的状态。

他在梦境中好像回到了那个早被他遗忘的日子，殷郊坐在杂货铺靠近门口的凳子上，稍稍扬着头略带笑意地叫他：“姬发。”

他应了一声走过去，殷郊像只小狗一样坐着，把手撑在凳子上，笑眼弯弯地看着他。殷郊一直比他高一些，姬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居高临下地看他，他还带着点稚气，小小的丰润的脸。

“等你好久了。”

浑浑噩噩，姬发伸出手去摸他的脸，他也没有抗拒，仍是笑着问他：“这周还要不要去我家？”

姬发感觉嘴里凭空出现了十多年前廉价甜味剂的味道，在他舌尖缠缠绵绵地打着转。

梦里的殷郊还在笑，氤氲的红色霓虹映在他嘴角，露出的牙齿雪白整齐，勾着一点柔软的唇肉。

他一向是好看的，总让人想起艺术馆那些文艺复兴时期肉感丰盈的雕塑，造物主创造他的时候一定一丝不苟严格地精心绘制了草图，姬发用指尖顺着他脸庞的轮廓一点点滑下来，柔声问他：“你喜欢甜的吗？”

他没等他回答，稍一用力托着殷郊的下巴，低下头去吻他。

殷郊温柔地顺着他的手抬起了头，睫毛像鸦羽一样轻轻扫在他的脸颊上。

梦就是在这刻醒的。

酒店装修简陋，墙面都是刮的白色腻子，姬发茫然盯了一会儿，哑哑嘴想起梦里的甜味没有跟到现实中。

一会儿的工夫他就要把昨晚短暂的梦遗忘殆尽了。

唯有那个吻，印象有点过分深刻。

殷郊倒是一觉睡到闹钟响，两人洗漱完下楼吃了早点，一起又回到了会议室。

昨天开完会殷寿给他们布置了任务，今天每个人都要结组提交项目策划，进度随意，但在场每个人彼此都不服气，一眼望过去基本上都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雏形，殷郊卷得尤其晚，带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坐在那里频频点头，姬发给他灌了两杯冰美式才算把他从梦境里拽回来，强撑着等殷寿过来检查。

姬发醒了就没睡着，闲着没事给他们俩的策划排了个版，殷寿第一个就打开了他们的文件，一页页翻过去在投影屏幕上看起来非常精致工整，措辞也显得很专业。

这给其他人平白增加了不少压力，殷寿面无表情地一页页划过去，图表清晰，数据量大，因为排版很好主次也很明确。

“这一份是谁做的？”

殷郊困得反应稍微有点迟钝，姬发捅了他一下，两人举起了手。

殷寿只是瞥了他们一眼，冷声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姬发手心汗都出来了，殷寿拉到最后，又问道：“最终盈利目标谁定的？”

“……是我。”

殷郊抢在姬发之前开了口，话音刚落，殷寿反手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力道之大让他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偏到姬发身上。

“你怎么想的？”他还没缓过神，殷寿的声音如同寒冰随之而至，“冀州分公司虽然是让你们练手的小企业，年利润也有上千万，你定了三百万，是瞧不起这个公司怕折腾不起还是压根就没有胆量去放手一搏？”

他手上的婚戒在殷郊脸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殷郊喘了口气，推开姬发要扶他的手坐回原位，鲜红的血从伤口里缓缓渗出，成股顺着清瘦的脸颊留下来。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殷郊随手擦了一把脸上的血：“对不起，是我眼界窄了。”

“你对不起的是我给你的这次机会。”

殷寿将文件夹里十多个文件都拖进了回收站：“其他人的也不用看了，这种虚有其表的东西就能让你们这么紧张，说明你们还不如他，都回去重做吧，明天我要看到你们的野心，不要再让我失望。”

学生们陆陆续续走出会议室，殷郊脸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看着桌面不做声。

“你先别走，”殷寿盯着儿子那张被血渍弄脏了的脸，皱眉道，“等会儿让张大夫给你处理一下，这副德行像什么样子，还以为你杀人了。”

他说完起身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姬发目送他出去，赶紧查看殷郊脸上的伤口。

“还好伤得不深……流这么多血可能是蹭破血管了，应该不会留疤……”

殷郊瞥了他一眼，笑笑道：“他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谁？”

“殷总啊，”殷郊语气轻松得好像这伤口不在他脸上，“除了他还能有谁。”

Chapter 5

家庭医生出现在他们房间里给殷郊处理脸上伤痕的场面让姬发多少有点恍惚。

并不宽敞的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就显得格外拥挤，医生把药箱放在姬发的床上，仔细用纱布沾了碘伏一点点擦拭殷郊脸上的伤口，眉头皱得很紧。

“这几天注意伤口不要沾水，一天擦三次药，油炸的不要吃了，忌点口。”

医生絮絮叨叨嘱咐了一通，殷郊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小老头儿敲了他脑袋一下：“记住了没？”

“好——记住了——”

他故意把声音拉得老长，医生按住他脸上的纱布：“也别做大表情，伤口容易裂开。”

殷郊顺从地点点头，医生收拾好药箱留下两管药膏放在床头柜上：“可千万听话啊，别留疤了，你妈要心疼的。”

“……好。”

殷郊小声回答，目送医生离开了房间。

姬发拿过药膏看使用说明：“今天的策划，目标是我们一起定的，你为什么不让我来告诉殷总。”

当众被打耳光这种事在任何年龄段都是非常羞辱人的遭遇，殷郊若无其事地拿出笔记本，不知从哪儿摸出眼镜戴上：“既然我们一起定的，那谁说不都一样。”

“如果是我……”

“结果是一样的。”殷郊噼里啪啦输完他那一长串开机密码，蓝色的屏幕光打在他脸上，看着不像个真人，“我爸会说，我比你更了解冀州分公司的情况，为什么不纠正你。”

姬发蓦然一惊，殷郊转向他，从镜框上方看他：“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有冀州分公司十年的报表？”

“我是他的儿子，以后也会进公司分担他的工作，比其他人更容易拿到内部资料理所当然。”

“做得好是正常的，超出一般标准才是符合他的期望，做到石破天惊才能让他满意，你说我说都一样，因为最后肯定是我同意了才会拍板决定这个金额。”

殷郊说这些话像是一个旁观者描述自己的观察对象：“不管谁说结果都要我承担，说白了，今天在那个会议室里，这一巴掌不论如何都会落到我脸上。”

姬发几乎说不出话来，殷郊翻看着他们早上提交的文件，脸色纹丝不动。

“过来吧，”他拍拍身边的床单，“方案大方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目标利润要增加，那就得改一下……”

他皮肤上药膏和果木乳护肤品的味道混合成一种危险的气息，姬发靠近他坐下，又稍微往旁边挪了下。

“有点热，这屋里空调制冷不太好。”

他说。

接下来整个暑假所有人都像真正的董事会一样工作着，姬发和殷郊的策划被选为最终方案，商场如战场，情报是关键，没过几天殷郊作为殷氏继承人已经被默认为是整个项目的领头羊，两个月后他们要开学了，阶段性利润已经超过了原定目标。

大家都很高兴，殷郊板了两个月的脸终于也放松下来。

“这下开心了？”

他脸上的伤已经大好，早就拆了纱布，只留下一道颜色很浅的伤痕，估计很快也会恢复了。

晚上庆功宴上殷郊独自出了包间，倚着栏杆看楼下大堂里有人在弹古琴，手上拿着包薯片正往嘴里塞。

“嗯。”

他顺手把薯片袋子递过来，姬发不像他那么爱吃零食，手指尖拈了一小块尝尝味道。

殷郊学的就是楼下这种七弦琴，小时候还考过级上台表演过，这几年学业繁忙就搁置了，楼下的演奏者穿着青绿旗袍挽着发髻，弹得很有古韵。

殷郊垂眼看她素手纤纤拨弄琴弦，忽然道：“我妈妈会弹五弦琴，小时候她教过我，说一开始只有五音，所以琴弦也只有五根，不过五弦声音比七弦小，我每次听着听着就贴到琴上了，我妈妈就会把我抱在怀里弹给我听。”

姬发想象那个画面，想起伯邑考的外套，和舌尖廉价的甜味。

自然而然地引申到那个似梦非梦的凌晨。

他回过神的时候瞧见殷郊不知何时收回了目光正看着他笑：“想起什么啦那么高兴？”

他总不好说是想起梦里亲过你，挠挠后脑勺：“以前我哥也很爱抱着我到处走。”

伯邑考来学校接过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挺拔斯文，穿着白衬衫套着一件淡黄的针织外套，站在学校门口特别显眼，一见到他就笑，和煦得像三月天的阳光，不远不近跟在他身边，笑眯眯地拎着他的书包看着他张牙舞爪地讲学校里的事，偶尔问一两句，他就更兴奋了，滔滔不绝恨不得把脑子打开让他哥直接看。

“他比你大十岁？”

“是啊。”

“好久没看到他了，”殷郊笑道，“工作挺忙的吧？我记得以前他还经常来接你。”

姬发伸了个懒腰：“也不知道他一天天都在忙什么，不过九月底就是中秋节了，应该会回家过节吧。”

听到“中秋”两个字殷郊顿时笑不起来，转身靠着栏杆托着脸叹气道：“唉，真羡慕你对中秋还有期待，我们家人啊，一凑到一起准没好事。”

“但毕竟是家人嘛，”姬发说，“流着一样的血。”

“我爷爷去世了。”

中秋节第二天早上姬发收到了殷郊的微信。

他本来还在睡懒觉，被忘记关掉的闹钟吵醒看了一眼，吓得直接从床上掉了下来。

“你还好吗？”

“你在哪儿？”

“你在家吗？”

“你跟你爸妈在一起吗？”

九月天气不算冷，但是姬发手指凉到屏幕几乎感应不到触碰。

殷郊的消息是半夜两点多发过来的，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他打了几行字，又删掉了，最后发出一句“定位给我，我去找你。”

对面很快回复了他，姬发立刻起身穿上衣服刷了牙洗了脸，水还没擦干就闷着头往外走，他妈妈在后面追问他吃不吃早饭，他挥挥手说：“我去找殷郊，今天可能不回来了。”

殷郊给的定位离姬发家不算远，他骑着自行车飞驰过去也用了很久，路上偶尔听到的广播新闻里播报着殷氏董事长辞世的新闻，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蔓延在大街小巷。

但他无暇顾及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殷郊这时候一定很需要他。

他从来没意识到这座城市里的红绿灯有那么多，在一盏一盏亮起的红灯前被迫停下车轮，太阳渐渐升高，照在他的头顶上，细细的汗水划过脸颊在下巴上凝结坠落，姬发焦躁地随便用袖子擦了一把。

他终于顺利到达了目的地的酒店，把车子扔在门口一步两级踏上台阶，没留意被一把拉住了手肘。

殷郊不知道在酒店的角落里站了多久，脸被空调冻得惨白。

他用那双黑黝黝的，深不见底的眼睛看着姬发，平静地说：“就在这儿吧。”

“里面是案发现场，警察已经来了。”

Chapter 6

朝歌四季分明，九月份天气已经开始转凉，因为殷家中秋举办了宴会，殷郊穿了正装还打了领带，姬发不知道事发以后他一个人在那儿站了多久，总之手碰到他身上只觉得一片冰凉。

“你昨天在哪儿睡的？”

殷郊没有回话，姬发搓搓他的肩膀手臂试图让他体温回升一点：“我送你回家。”

“不……”

殷郊扣住他的手轻轻摇头：“家里已经够乱了……我不想回去……”

“那……”姬发抿了下嘴唇，“那去我家吧……伯邑考也在。”

门童尽职尽责地帮姬发把随手丢在一边的自行车扶起来靠在路边，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晒得车座都发烫。

殷郊默不作声地坐在姬发的自行车后座上，他们暑假忙得晨昏颠倒片刻不敢放松连头发都没空去剪，殷郊不知从哪儿捡了个橡皮筋把半长不长的头发扎起来，男孩子头发硬，那撮辫子在他后脑勺跟着他蹦来蹦去。

姬发觉得挺好看，但是总结会之前殷郊找了个路边摊十分钟就把它剪了，这让他有点惋惜。

朝歌的马路平坦宽敞，即便带着殷郊这样高大的男孩子骑车也不怎么费力，殷郊情绪低落得捏一把就能拧出水，头靠着姬发的后背，一言不发地靠了一路。

到姬发家楼下他才说了第一句话：“不好意思啊，忘了买伴手礼。”

姬发把车锁好，推他肩膀带他进了楼道：“哎呀都这时候了还惦记那些有的没的干什么，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啊？要不要吃面？我给你做。”

殷郊摘了领带塞进口袋里，他是第一次来姬发家，也是第一次去朋友家里，难免有些忐忑，手一直在裤子上搓来搓去：“没打招呼就来会不会太失礼了？”

“怎么会呢，”姬发打开家门，大门口正对着客厅，伯邑考正陪着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说笑，他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节假日才有空回来。

他们家是个平层，光照很好，殷郊被亮堂堂的房间刺激得眯起了眼睛，姬太太听到声音望过来，笑着说道：“哟，带朋友回来啦？”

他浑身冰冷的血液被这一句话暖了过来，嘴角想牵起一个微笑，但他太冷了，这温暖反而让他感到灼热刺痛。

殷郊往后退了一步，碰在姬发胸前。

“是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跟你们说过的殷郊。”

可能因为爱运动的关系，姬发的手总是热乎乎的，贴在他后背上像在楼下一样往前轻轻一推：“我带他回来见你们了。”

“那快进来啊，歇一下等会儿就吃晚饭了，你们饿了吧？”

姬发拉着殷郊往屋里走：“就等这句话啦。”

殷郊嚅嚅着想打个招呼，电视里突然传来字正腔圆的女主播的声音：“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据警方透露，殷商集团董事长……”

伯邑考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没让这句话说完，他笑着说：“你昨天没睡好吧？去姬发屋里休息休息，饭好了我叫你们。”

殷郊抬起眼，抿了抿嘴角低声说：“谢谢哥哥。”

姬发的房间东西很多，也不太整齐，但所幸床上是很整洁的，殷郊踌躇着走进来，被他按着坐下，眼睛一时不知道要看墙上贴的五花八门的海报还是角落里堆放的笔记本经济学书籍。

他跟姬发在学校形影不离，有段时间还是同桌，但仔细想想认识十年了他居然是第一次到姬发的家里。

踏入未知的领地让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过去十六年里他很少跟同龄人玩乐，鄂顺其实算是他远房舅舅，却比他还小，见了面总是尴尬，姜文焕倒是他舅舅家的孩子，但姜家也是名门望族，规矩只多不少，即便是表兄弟也没法随意谈天说地，亲密不到哪儿去，认识新的

同龄人呢，就是被家长带到对方家客厅里寒暄一下喝个茶，彬彬有礼却也疏离，现在在姬家那套礼仪规则不适用了，他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

“你睡一会儿吧，”姬发反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忧心忡忡，“昨天一直在酒店没回家吗？”

殷郊摇摇头：“我不想跟他们走。”

他平时意气风发目下无尘，头发丝都一丝不苟，姬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失魂落魄。

比上次知道苏全孝的死讯还要失态。

他听说过很多殷家家族成员之间的龃龉，知道老爷子偏心到恨不得二儿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本以为这样的长辈过世了殷郊会无动于衷，但是……但是毕竟血浓于水。

“我爸昨天有事没去聚会，”殷郊反反复复捏着床单，他其实经常会回避别人的眼神，长睫毛一垂就把整个黑眼仁儿挡住了，让人猜不出他的情绪，“不过没人在意，我爷爷对他总是没什么好话说，他不去气氛反而轻松一点，他也不用看人脸色。”

毕竟现在殷商集团真正有能力掌舵的是这个不受宠的次子。

姬发趴在靠背上想。

“我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本来不让他喝酒的，但是我伯父……他说今天难得全家团圆，少喝一点没关系。”

他说着嗤笑道：“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我爸没来。”

“我和我妈就坐在旁边，我想说点什么，但是被我妈拉住了，她冲我摇头，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说白天忙着接待客人你都没空吃东西，先垫一下回去亲自下厨给我做宵夜。”

“她给我夹的是鱼肉，”殷郊往旁边一歪，倒在姬发的床铺上，“我刚吃到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我爷爷那边很突兀地传过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尖叫，他们说……他们说他们死了……”

“是不是很奇怪？”

姬发觉得他的声音像是飘在天花板上，虚无缥缈，又难以捉摸：“我想赶过去，我妈妈又拉住我，捂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

“我前一秒还听到爷爷说今天可真高兴啊你们终于给我酒喝了，下一秒他就吐了血。”

“姬发，是不是很奇怪啊……”

他声音太低了，姬发不知不觉离他越来越近。

他突然侧过头，没像刚才一样回避眼神接触，直勾勾地看着姬发的眼睛：“他们还没有打120，就先宣告了他已经死亡。”

Chapter 7

姬发对这个问题无法作答。

殷郊并没有指望他能给出什么让人信服的解释，他总是这样，抛一个问题给姬发，但其实并不需要他回答。

那一天殷郊没有在姬家吃晚饭，他刚在姬发的床上躺了十分钟手机就响了，电话是他舅舅姜桓楚打过来的，说殷家乱成一锅粥让他先不要回去，司机已经在楼下等他了。

殷郊低声回了句“好”，想了想又问：“那我妈妈呢？”

“你妈妈在我这儿呢，”卧室里很安静，姬发都能听到姜桓楚语气如何，“你先别担心她，她昨天找不到你都快急疯了。”

殷郊咬着下唇挂了电话，笑笑说：“真不好意思啊，下次再来的时候会补上这次的上门礼。”

“你再这么说我可真生气了啊，”姬发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搭他肩膀，“我家不就是你家，随时来随时欢迎你。”

殷郊客客气气地跟姬发的家人道了别，姬发把他送到楼下，一辆黑色玛莎拉蒂停在路边，姜文焕坐在里面看着门口，见到他们出来就下了车：“表哥，我爸让我来接你。”

鄂顺在车里探头探脑。

毕竟都是殷家的姻亲，老爷子突然辞世对姜家和鄂家来说都是大事，姬发并不意外他们俩都来了，只是不明白他们怎么知道殷郊在这里的。

殷郊随便应了一句，司机小跑过来给他开了副驾的门，他就自然而然地坐了进去，姜文焕也随着上了车。

“姬发。”

殷郊从车窗里探出头，扒着窗框抬眼看他：“我很喜欢你们家，希望有机会再来。”

“那要不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姬发上前两步握住他的手：“再待一会儿。”

“下次吧，”殷郊摇摇头，“我得去陪我妈妈了。”

他脸色白得像一张刚拆封的纸，两天不见消瘦了不少，又一夜没睡，眼睛周围一圈暗红，姬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憔悴过，握着他的手不忍放开：“就一小会儿。”

殷郊还是摇头，抽出自己的手，回过身示意司机开车。

姬发目送着轿车缓缓开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一到姜家门口殷郊就看到了姜校长站在那里等他，平时古井无波的脸上看着有些焦急，他心里一软，觉得愧疚，走过去投入母亲的怀抱：“妈妈。”

他已经长得很高了，能将身量高挑的母亲完全环入怀中，母亲轻轻拍他后背，柔声问道：“饿不饿？”

他已经两天一夜都没有睡过，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妈妈强行给他喝了点牛奶让他不至于低血糖，找人安排了客房给他，他几乎一沾上枕头就昏昏睡去了。

外人总觉得他是这一代唯一的孩子，老爷子怎么都会将他视若掌上明珠，但实际上不是的。

刚出生的一窝鸟是靠相似的外表与同类相认相亲，白化的生物在种群中天然受到排斥，殷氏一族都长着传统的，中原的，温润斯文的面容，殷寿身上觉醒的外族血脉是异类，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亲八分骨相，自然也是异类。

什么直系，什么独苗，偶尔亲昵只是用他那双来自母亲的黑眼睛无情敲打父亲的工具，随手就能扔到一边。

殷郊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为祖父的死而悲伤，他日复一日看着祖父厌弃父亲，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他父亲做什么，祖父总是视而不见的。

人老了就像新鲜的植物脱了水，祖父干瘪的面容被他口中呕出的暗红血液染得斑驳，他很老了，眼睛早就浑浊，如同没烧好的琉璃珠嵌在朽木上，在睡梦里也凝视着他。

“还是……黑眼睛好哇……”

亡者粗粝的嗓子里一字一句磨出令殷郊梦中都胆寒的话语，少年蓦地从睡梦中惊醒，额头

汗涔涔的一片冰凉。

他终于有了点类似饥饿的感觉，胃在腹中隐隐作痛，刀割一样。

时间还不到晚上十二点，殷郊想了想，打算下楼去厨房找点东西吃。

因为姜文焕小时候不爱穿鞋，他爸妈就要不要逼他穿鞋这一点争论过，最后在家里都铺了地毯让他随便光着脚走。

殷郊不想打扰别人，脚步放得很轻，地毯吸音，他走来走去都寂然无声。

他在冰箱里找到了一个三明治，虽然冷了但他也懒得加热，剥开包装塞到嘴里。

“你真的相信老爷子是高血压并发症走的吗？”

“警方还没出调查结果，你先别急。”

“但是……”

“哥，我劝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你有什么内部消息？”

“我跟他结婚二十年了……”

殷郊听到母亲叹着气说道：“我什么内部消息也没有，只是……你不太了解他。”

他突然很想给姬发打电话，但是太晚了，实在太晚了，晚到他从厨房窗户往外看，八月十六的月亮也被云翳牢牢遮住了。

短短几日内殷氏江山易主，最后掌权的却不是股份最多的长子殷启。

因为被查出来中秋家宴在酒中下毒毒死了殷老爷子，殷启自动丧失了继承权，他没有孩子，妻子带着自己的股份回了娘家，殷启在看守所数次提出申诉，声称自己给父亲倒的酒是从一个女子手中购得，家宴之前从未启封，一定是那个女人下的毒，但经过相貌对比和口供查证他口中的女子正是冀州苏氏的独生女苏妲己，而苏妲己在二哥苏全孝自杀身亡的当天就因为情绪激动哮喘发作被送到了国外救治，根本没有与他接触过。

朝歌商业风云一朝尘埃落定，殷寿在电视台直播镜头中勉为其难暂时接过了掌管殷氏集团的重任，学校转播了这场轰动一时的接任仪式，姬发看着屏幕上因为镜头扭曲了五官而看起来有些陌生的殷寿怔忡。

他一直以殷寿为目标，总觉得这样的人在商场上无往不利，就算不受家里偏爱，没有庞大的殷氏做后备力量也能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他和殷郊都认为在去世的董事长长年累月的漠视压榨下殷寿早晚有一天会自立山头让所有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后悔自己曾经轻视过一只卧虎。

畅想未来的时候谁能想到现在的场面，殷寿穿着名牌高定西装，常年自律保持着修长的体态，面容数十年如一日的俊朗夺目，绿眼睛冷得连阳光都暖不过来，对着董事会和镜头一字一句地庄严宣誓会将殷氏版图继续扩张下去。

他正在发愣，手心里突然被塞进一只汗湿的，冰冷的手。

“那个女人不是苏妲己。”

殷郊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他身边紧紧盯着他，等他转过头撞到他眼里。

“苏妲己早就已经死了。”

Chapter 8

上次听到苏全孝的名字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殷郊的手不大，像一块寒冰，姬发握着他怎么都暖不过来，连自己的手也跟着冰凉。

但是他不能放开，两个人的手攥在一起，却生不出一丝暖意。

殷郊眼窝像他父母亲一样深邃，眼神在坚定和淡漠两个极端徘徊，姬发自从认识以来第一次从他眼睛里看到了恐惧。

死亡，谋杀，欺诈，本该远离他们的这些词汇一一落在殷郊十六岁的生命里，他只能绝望地抓着同样年少的挚友的手，无声地祈求他：“你相信我。”

姬发用力握他的手。

苏全孝是家里三个孩子当中的老二，不大不小，上面有稳重可靠的哥哥，下面有柔弱娇贵的妹妹，冀州离朝歌路途遥远，他跟家里人关系一直都很淡漠。

所以殷郊第一次见到他和妹妹在一起，还以为他在约会。

“外人不能进学校，你知道的吧？”

他没有刻意提高音量，走近了才开腔。

是约会他也理解，苏全孝比他高两级，就快毕业了，在学校偷偷见一个外来的小姑娘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毕竟人总要有个感情依托，亲情淡薄，转而去寻求爱情也很正常。

即便如此那个女孩也吓了一大跳，轻巧地一步绕到苏全孝身后，整个躲了起来。

“啊，她不是外人，”苏全孝将女孩牵出来揽在怀里，“是我妹妹，她……她说很久没见到我了有点想我，就自己跑来了，我现在就送她走。”

苏妲己靠在哥哥胸前，只露出半张脸看殷郊，他们兄妹长得很像，都是极为秀气的脸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起眼巴巴地看着殷郊反而让他觉得好像自己做了恶人。

“有人在外面接她吗？”

兄妹俩对视一眼，苏全孝摇摇头：“我还没跟家里说……”

“那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你要送她去哪儿。”殷郊打断了他的话，“这样吧，我不告诉老师，叫我妈妈来送她。”

兄妹俩闻言都很高兴，苏妲己笑容明艳，客客气气地对殷郊说了声“谢谢”。

那样美丽的小女孩，即使没有动心也难以忘记，殷郊看到警方画像就知道不是妲己。

他在冀州瞒着所有人去过苏全孝的灵堂。

灵堂上的遗像是苏全孝和苏妲己兄妹两人的合照。

如出一辙的，黑白分明的眼睛，他在灵堂门口就能看到，逝去的人隔着一屋子黑衣服的宾客在凝视着他。

“你什么时候去的？”

姬发对此毫不知情，追问了一句，殷郊想了想：“我说想喝奶茶你懒得跟我下楼买那次。”

“我说了可以叫外卖何必跑一趟，你专门去看他的吧？”姬发说，“难怪回来的时候空着手。”

殷郊抿住嘴角：“那天中元节，我本来也不太想让你陪我去。”

姬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挠挠头发说：“那，那你认识你伯父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我觉得有点眼熟。”殷郊目光不知为何有些涣散，愣了片刻开始使劲摇他的头，像刚从水里出来的小狗，“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

“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姬发摁住他脑袋，“我听说你爷爷的案子因为这个假妲己的事情申请转公诉了，检察院这边准备派人去接触……要不放假咱们去我哥哥那儿吧，问问他的意见。”

殷郊有点犹豫。

他实际上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见过真的苏妲己，她偷偷跑来见苏全孝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学校的监控录像没有那么久远的存档，而且姜校长当年是派了自己的司机亲自开车送她家门口的，更没有公共交通的通行记录可供查询。

如果殷启说的“苏妲己”真的不存在，那就坐实了他谋杀生父的罪名，对殷寿接手集团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殷郊就会成为更加名正言顺的集团继承人。

他不入局也会因为一句话被拖入局中。

姬发总是会掏出百分之百的真诚来帮助他，但真诚在名门望族之间的暗潮斡旋中不是通行证，殷郊看着他，从心底最深处生出一些无能为力的悲伤。

真诚很好，但是真诚保护不了任何人。

“不用了，”他在姬发期待的目光中开口说道，“我直接去检察院。”

“那怎么行，”姬发急得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这种关键证据到时候是要本人出场作证的，你身份特殊，别人会觉得你还有其他关键证据，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集在你身上，一定有人想让你永远闭上嘴……”

“没事，死不了，”殷郊说，“我不重要。”

殷郊一口咬定的事情从来都没人能改变，姬发好说歹说怎么都劝不住他，只好曲线救国劝他再观察观察情况。

“苏家虽然搬到国外了，但是冀州总有认识他们的人吧，调查人员去那边比对一下肯定能知道真正的苏姐己长什么样，不一定非要你出面。”

姬发绞尽脑汁想出这么个说辞，衣服里面冷汗涔涔。

他万万没想到殷郊随随便便就说什么“我不重要”，冷静得好像个局外人。

人命怎么能不重要？有什么比殷郊的命更重要？

三个月前他可能还不这么紧张，但是毒药已经切切实实下到殷郊旁边的酒杯里，他不能拿他的命来赌任何一个人的光明磊落。

殷郊翻着书半晌没作声，汗水顺着姬发的后背缓缓而下，他觉得口干舌燥，殷郊每掀动一下鸦羽一样漆黑浓重的睫毛都让他心如擂鼓。

殷郊叹了口气，像是把姬发压抑在肺泡最深处的担忧一起叹了出来：“杀人犯的垂死挣扎罢了，没必要败坏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小女孩的名声。”

他抬起眼看着姬发：“好吧，我听你的。”

这一天姬发头一次请假不回宿舍，骑着他的自行车跨越了半个城市赶到伯邑考家，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二点，小区里已经没有几户人家还开着灯了，但姬发片刻不敢也耽误，锁了车电梯都等不了直接爬上八楼伯邑考的房门口，不停敲着门：“开门开门开门啊！！”

他太着急了，生怕多过一分一秒殷郊就背着他改了主意。

今天之前他从来没想过殷郊会有事不告诉他，需要他巧言令色哄骗着改变决定，房间里很快有了声响，但他仍然焦急。

“哥！”

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口的不是伯邑考，姬发如释重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你怎么会在这儿？！”

Chapter 9

姬发跟崇应彪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小学三年级，当年的仇怨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了，前两个月还一起去了冀州为了同一个项目同心协力，但崇应彪这人实在欠得慌，在高中毕业之前一遇到就总爱冷不防掐一把他和殷郊的脸，然后假装没事人走了，徒留他俩站在原地气也不是骂也不是。

姬家家教严，姬发瞪着坐在他哥沙发上穿他哥T恤当睡衣还跷二郎腿吊儿郎当喝牛奶不正眼看他的前学长满脑子这哪儿来的骚包耽误事儿。

“这么晚过来你明天不上课了？”

崇应彪喝完牛奶把杯子随手放在茶几上，姬发脸都要皱成一团。

那是他今年送他哥的生日礼物，一套五个配茶壶代表他们一家五口，他拉着殷郊一起做的，出窑的时候烧坏了一个，殷郊就用自己做的给他补了数。

殷郊色感很好，烧出来的釉色比姬发的淡雅一些，姬发是第一次做陶瓷，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点细微区别除了他们俩别人都不知道。

崇应彪正好就拿着殷郊做的杯子随随便便到处放。

“你怎么在这儿？”

姬发孜孜不倦地追问。

崇应彪扬着头顺着鼻梁瞥他，忽然嗤地一笑：“你猜呢？”

这人太烦了，姬发焦躁地喘了口粗气：“我哥什么时候回来？”

“过半个小时？”崇应彪抬头看了眼挂在沙发上方的表，姬发侧过头不想看他从平角裤里露出的腿，“你找他有急事？”

“私事，你什么时候走？”

崇应彪又笑了：“你这么大点儿有什么私事我不能听啊？”

“我的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不想让你听有什么问题吗？”

“难不成是你跟殷郊睡了？”

姬发压根没反应过来：“啊？”

崇应彪笑得前仰后合：“没睡啊？你俩成天黏黏糊糊十六七大小伙子了还老执手相看泪眼的，我还以为你俩早就滚到一起去了。”

他这话像一道惊雷劈得姬发脑子都麻了，腾地一下站起来：“你胡说什么啊！”

崇应彪还在笑，眼神昏暗而暧昧：“怎么是胡说呢？这不是说中你心事了？”

姬发迈开腿提起拳头，还没冲到他面前就被人从后面勒住了。

他鼻子里涌入寒意和茶水混合的香气。

“哎哎哎，怎么好端端的要打起来了？”

是伯邑考。

姬发满腔怒火瞬间融化成泪水存在眼眶里半掉不掉，伯邑考风尘仆仆刚从外面回来，身上有点凉，可姬发突然有了依靠，默默挣开他指着还坐在沙发上老神在在的崇应彪：“他怎么回事？”

伯邑考摸摸鼻子：“这个……本来想过年回家再说的。”

姬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气得不行。

上一次他见到这两人一起出现的时候还是崇应彪撩闲差点跟他打起来被伯邑考一把拧住胳膊掰到一边去，都有两三年了，打死他都想不到这两人的关系会演变成今天这样。

崇应彪看上去得意洋洋，瘫在沙发上好像长在上面了纹丝不动，伯邑考进门刚脱了鞋还没来得及换，哭笑不得踢了他还在乱晃悠的小腿一脚：“你先进去，别惹我弟弟。”

他黏黏糊糊地嗯了一声，凑过去故意在他脸上特别响亮地吧唧亲了一口，瞧见姬发脸上像有人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榴莲似的龇牙咧嘴就心满意足地晃悠进卧室了。

姬发气得眼圈通红，抹了把脸试图冷静下来。

这都是小事，他俩早晚分。

“你明天不上学了？”

伯邑考一张嘴问了跟崇应彪同一个问题，姬发深呼吸几次生压下火气：“上学，有急事一定要跟你说。”

“打电话不行吗？”

姬发看了眼关着卧室门：“不行，一定要当面。”

他一想到殷郊又开始紧张，恐慌吞噬掉了他身体里所有情绪，伯邑考看出他脸色不对，拉他坐下倒了杯温水：“说吧，不着急，要不我明天给你请假。”

“不行我明天要正常上课，”姬发把那杯水一口喝光，“哥，殷郊爷爷的案子你们接手了吗？”

伯邑考略带为难：“这个……不能跟你透露啊。”

姬发又看了眼卧室门，压低声音说：“殷郊告诉我，殷启说的那个苏妲己是假的。”

“是真是假我们都会考证，每个证词都会，你不用专门这么晚了来告诉我。”

伯邑考耐心劝慰他：“我明白，涉及到殷郊你肯定会更重视，但是我们工作流程很严谨，你不要太担心。”

“哥哥。”姬发吸了下鼻子打断他，“我从小跟殷郊一起长大，他什么事都会跟我说，可我不只是担心他，我也担心你。”

“殷家的事不是那么简单，苏妲己是真是假，影响的不只是这个案件，有整个朝歌商界的格局。”

他蹲下来握住伯邑考的手：“哥哥，，这不是一个检察院能承担住的，千千万万要小心啊。”

当天晚上伯邑考把姬发送回了家，对父母只说他心情不好大概是青春期叛逆了，他爸妈也没多问什么，看着二儿子满脸疲惫又觉得心疼，让他进了屋，伯邑考临走的时候他爸又塞了一兜子最近实验田里结的蔬菜让他拿走，挑挑拣拣一通，再回到自己家里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他觉得有点累，不想开灯，不成想客厅突然自动亮了，崇应彪正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明天不是还有课吗，怎么还没睡？”

崇应彪直接换了个话题，：“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有利可图的事情我一定要插一脚。”

“所以呢？”

“下次跟你弟弟说话躲着我点儿吧，”崇应彪站起来拍拍他肩膀，“你今天死，我明天就能换新人。”

他说完自嘲地笑了笑准备回去睡觉，伯邑考扣住了他。

天气开始凉了，凌晨尤其凉，但他的手还是很热。

“人家都说男同恋爱三个月算金婚，”伯邑考笑起来脸上有个很深的酒窝，让人觉得很可亲，也很容易拉近距离，“咱们这都几个金婚了，你不会真那么绝情吧？”

姬发不是个能憋住秘密的人，第二天殷郊问他怎么那么深的黑眼圈半夜干什么去了，他篡改了一下昨天的细节，气呼呼地抱怨道：“我昨天发现我哥跟崇应彪在一起了。”

殷郊无可无不可，“哦”了一声并没有很惊讶，姬发更生气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意外？”

殷郊耸了耸肩：“我刚刚就是在想啊，以前你跟他吵架骂他还要想什么词难听，怪造口业的，现在直接管他喊嫂子估计就能直接把他气死，挺好的。”

Chapter 10

在气死崇应彪之前姬发觉得应该先保住自己的小命。

让他管那个人叫嫂子，还不如一刀抹了他脖子。

“比造口业还折寿。”

他最后下了定论。

“那怎么可能呀，”殷郊突然来了兴致，放下刷题的笔开始跟他详细分析，“你看十八层地狱里有拔舌地狱惩罚造口业的，但是没有一层地狱是惩罚说话阴阳怪气的，说明神神鬼鬼的在意说脏话不在意故意气人，论迹不论心嘛。”

“要不你还是杀了我吧。”

姬发认真对比得出结论，殷郊笑笑：“干嘛成天把死啊活啊的挂在嘴上，多不吉利。”

“你先提的。”

“‘气死’又不是真的死，是表达一个状态。”

姬发决定放弃跟他争论，显然现在不是拌嘴的时候，毕竟他是真的很怕一上头把昨天其实是去找伯邑考通风报信的事顺嘴说出去。

虽然殷老爷子的案子悬而未决，但后事还是要办的，殷氏二子，备受偏爱的银铛入狱，冷眼旁观的手握大权，可能人一生福祸真的相依相伴，又或者人心不足蛇吞象，即便人人都能看出来殷老爷子恨不得把心挖给大儿子，还是架不住对方嫌他活得太长，这不得不说是—种命运的代偿。

殷郊这段时间都请了假在家帮父母处理丧事，有一周多没来上课，从他们认识以来这还是得第一次分开那么久，姬发课后总忍不住走到他桌边，摸一把他的椅子，好像他只是刚刚出去了一下，上课铃—响就会回来。

殷老爷子死因暧昧尴尬，这场葬礼没有像以往殷家长辈出殡—样有新闻转播弄得街知巷闻，办得相当低调，姬发想找殷郊的消息也只能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一些零星报道，新闻配图上送葬人群里殷郊冷漠的面容版画—样清晰俊朗，总是沉默不语地跟在殷老爷子的亲弟弟比干身后，垂眸捧着遗像走在前方。

那天下了雨，有人给他打着伞，报纸上图片印刷颗粒感很重，姬发摸了摸照片里只有—个指尖那么大的殷郊的脸，极其细微地叹了口气。

少年正在抽条的年纪，天气入秋参加葬礼的宾主都穿上了大衣，殷郊穿着一件长到小腿的黑色风衣，所有人都戴了墨镜，遮住大半张脸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他敞开了露出—张稚嫩却冷艳的脸，以往顾盼神飞的眼睛空茫不知道目光落在何处。

新闻照片把人都拍得像木偶像泥塑，装束—致如同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殷郊走在他们中间，身子纤细修长得像撑住经幡的杆子，是虚幻之中的最不可捉摸。

看着有些可怜。

他们祖孙感情淡薄，殷郊有时会埋怨祖父的偏心让他父亲的努力付出都徒劳无功，相比之下姬发更担心作为家中独苗守夜出殡每个环节他都要参与会不会太辛苦，但殷郊偶尔给他发过来信息问问学校课业进度和一些社团安排，对自己的情况倒是只字不提。

再见面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殷郊像往常—样提前十分钟到了教室，—手撑着脑袋—手百无聊赖翻着姬发给他收好的没做的试题，如果忽视他手臂上缠着的黑纱，—切—如既往没有任何变化。

他这么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姬发倒是吃了一惊，书包掉地上都没反应过来，快步走过去拍他肩膀，脱口—句：“你怎么瘦这么多。”

殷郊打了个呵欠笑笑道：“想我了吗？”

姬发也就笑嘻嘻地回他：“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哪敢不想。”

因为第二天放假，最后一节课后姬发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家，殷郊坐在教室后排，手上龙飞凤舞地补着前几天落下的作业。

他本来脸就不大，这段时间着实辛苦，几乎要被撑着下巴的手掌整个挡掉了，姬发想了想，走过去敲他桌子：“快熄灯了，换个地方？”

殷郊随意抬眼瞥他，点点头潦草地—把将堆积起来的纸笔书本扫到书包里，估计是脚麻

了，站起来跺了一下：“老地方？”
“老地方。”

“老地方”说的是一间粤式的茶餐厅，如果不是有姬发带着殷郊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进来。倒也不是说他多金贵，只是从小到大他都在家里吃饭，姜校长不溺爱他，零食饮料控制得非常严格，导致他现在体质很敏感，一杯丝袜奶茶下去就能清醒到凌晨。

任课老师们默许了他空掉这段时间的功课，毕竟情况特殊，但殷郊还是没偷懒，到了店里点了杯奶茶就继续埋头刷题。

姬发自顾自点了饮料和西多士打算垫一下，等殷郊忙完了再一起去其他地方吃宵夜，可等他都写完了自己那份殷郊还在奋笔疾书，灯光从他头顶打下来照得他半张脸都藏在阴影里，他这段时间瘦了很多，显得脸上的骨骼都有些嶙峋了。

即便这样他甚至都没有抬过眼看看已经放在鼻子底下冒着热腾腾香气的食物，偶尔腾出左手喝一口奶茶，右手根本没放开过笔杆。

今天的西多士炼乳加多了，咬一口甜度超标，热腾腾的裹挟着一股甜气直奔喉头，姬发赶紧喝了口柠檬水才把那腻人的齁甜压下去，重新叉了一块递到殷郊嘴边：“好甜，你尝尝。”

殷郊盯着纸面目不转睛，侧过头自然而然地张开嘴。

然而今天的面包块儿切得也过大，殷郊一口没咬住，将面包块厚厚裹住的炼乳没留神溅得他脸上身上都是，摇摇欲坠甚至要掉到作业上。

殷郊慌忙站起来抽纸巾去擦那些黏糊糊的酱料，姬发愣了一下，手忙脚乱站起来找前台要了湿毛巾帮他一起擦，四只手老是打架，殷郊索性站直了全交给他处理。

姬发三两下把他胸口衣襟擦干净，翻过毛巾要去擦他的脸，殷郊下意识闭上眼睛把脸往前凑，险些直接撞到姬发的鼻子上。

拿着毛巾的手顿了顿，姬发若无其事地托着他的下巴，仔细将脸颊上一块小小的，快被体温蒸腾干涸的奶渍抹去。

“可以了。”

他说。

Chapter 11

虽是同音不同字，姬发总觉得殷郊人如其名。

也不是说他娇生惯养啊娇气难搞啊之类的，他们那个太子爷扎堆的圈子里殷郊作为一个罕见的独生子好相处得几乎可以说过于平易近人了。

努力了两个小时以后殷郊欠下的功课肉眼可见变薄了一些，姬发坐在他对面也把下周要交回给殷寿的阶段总结报告写完了，两个人不约而同一起伸懒腰打呵欠，殷郊噤里啪啦熟练地发了微信给姜校长说还要再晚点回去，拿起小吃拼盘里早就蔫了的薯条往嘴里塞：“好饿，等会儿吃什么？”

姬发摸摸口袋问他要不要吃重庆小面，殷郊揉着眼睛大概率没听清，但是点了头，他看着特别累，揉完眼睛又搓脸，半天没从手心里抬起头，姬发就有点担心他：“要不我直接送你回家吧？”

“不行，”殷郊把眼睛和脸揉得通红，都揉出了眼泪，啪的一下掉下来，他随手抹在脸上，“再过一分钟我就要低血糖了。”

他说完拎包就要走，姬发赶紧喊住他：“等会儿。”

“怎么了？”

姬发按着他肩膀把他转过去：“书包拉链都没拉好，作业要是丢了不都白写了。”

殷郊“哦”了一声，站着等姬发帮他把露出来的书本卷子归拢好再拉上拉链。

姬发拍他的后背：“走吧。”

两个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临出门前姬发回头最后扫了一眼桌面有没有落下东西，余光瞥到邻桌的两个女生挤在一起看着他们偷笑。

他大概觉得不对劲，但又不知道为什么。

殷郊站在门口路灯下等他，最近天气冷了，他仰着头又在打呵欠，最后深深叹出一口气来，灯光下氤氲出一股淡白烟雾，缭绕着很快就散了。

姬发大概耽误了不到三十秒的时间，他就好像在这半分钟里如同那烟雾一样消失了一会儿。

“殷郊！”

姬发下意识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眼神挺疑惑：“怎么了？”

“……没事。”

姬发没做解释，他也没有追问，两个人慢吞吞在九点半的街道上并肩走到面馆里，吃完就各自回家。

“下周见。”

殷郊笑着挥挥手。

他这段时间没打理头发，刘海长得遮住一半眼睛，大晚上看起来有点不太像真人，没等姬发回应转身就走了。

姬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殷郊的背影在一盏盏路灯底下亮了又暗周而复始，在第三个明暗循环后彻底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都过去了是吧，姬发想，不会再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再消失半个月了。

回到家的时候姬发发现伯邑考也回来了，坐在客厅看电视，他哥在家总是这样，气定神闲的，很有体制内风范。

非年非节的突然回家，不知道是不是苏妲己的事情有了进展。

他有点紧张，攥着书包背带僵硬地打招呼：“嗨，哥。”

伯邑考冲他笑：“这么晚才回来？”

“嗯，跟同学吃饭去了。”

“殷郊是吧？”

“……昂。”

“那……聊聊？”

姬发感觉自己的心一路从胸腔坠落到脚底，倒了杯水喝完定定神：“好。”

然而伯邑考并没有带来什么新消息，姬发问他怎么突然回来，他说因为下周要出差所以先

回家看看爸妈和弟弟们。

“……至于苏姐己……”姬发闻言不自觉地往后退了退，靠着墙坐着，眼巴巴看着他哥，“我们会跟到底的，殷郊那边你先稳住他，就说我有同事要调到冀州去，可能是因为苏家的事情，不要把话说得太死，挑个恰当的时机讲，你们都还是小孩子，不要参与进来。”

“这个我能处理好，”姬发说，“只要你们部门把它当回事就行了。”

伯邑考愣了愣，伸手戳他脑门笑道：“净学大人说话。”

“哥，我已经不是躲在你外套里跑出去买糖吃的小孩儿了，”姬发难得露出点笑意，“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家里。”

伯邑考挑起眉。

他们父母身体康健又很有精神，弟弟也很懂事，照不照顾的，这个他倒是没想过。

兄弟夜谈进行得挺愉快，伯邑考甚至打算再煮个宵夜继续聊，但姬发刚才跟殷郊比谁吃得多吃撑不下了，婉拒他的邀请约定下回自己下厨，伯邑考笑笑说你别把我毒死了。

“我做的菜连殷郊都觉得好吃。”

“人家给你面子吧？”

他这句回嘴立刻又显得孩子气了，伯邑考忍不住逗他，然而好像说错了话，姬发垂下了眼，笑容都散了。

伯邑考看出他不高兴，刚想说我逗你的你做什么都很好，姬发突如其来地低声问

他：“哥……你是怎么跟崇应彪这种人……到一起的？”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见过他欺负我，还帮我制止过他，你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伯邑考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姬发困惑地看着他：“有什么好笑的？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伯邑考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是最完美的人类样本，所以上次在他家里看到崇应彪那个骚里骚气的死样子差点把他气厥过去，而他的完美哥哥正坐在他面前笑得前仰后合，好像他问了一个天底下最可笑的问题。

“姬发，你还是个小孩子。”

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姬发眉毛都打了结。

伯邑考笑得眼泛泪花，抬手像小时候一样摸摸他头顶：“他也是。”

姬发想说我十六他都要二十了哪个都不是小孩子，但伯邑考眼神太温柔，他一时不知道此时此刻哥哥是想起了他们小时候的时光，还是在这个时刻想起了还没公开的情人。

可能带着问题入睡梦境就会给出解答，姬发在沉睡的梦中又一次见到了殷郊，两个人坐在教室里，一前一后隔着课桌对望着。

他意识到了自己在做梦，殷郊像从前许多梦境中的一样笑吟吟地看着他，现实中满是忧思的眼睛灿若星辰熠熠生光，看不到一点阴霾。

“我真是想不明白，”他习惯地，如同往常每一次悄悄话地，颓然地趴在桌上对殷郊抱怨着，“我哥哥到底为什么会喜欢上我讨厌的人……”

梦里的殷郊也学他慢慢侧过头伏在课桌上，静静地眨了眨眼睛。

“那你知不知道，你又是为什么爱上我的？”

Chapter 12

Chapter Notes

今天有一丢丢不明显的狐姜

梦境，绮丽而迷幻。

殷郊有一张异于常人的，美貌艳丽的脸，漫长岁月朝夕相处中姬发早就习惯了这副总是惹起无端遐思的面容，自以为是唯一不会被这容貌迷惑的人，但这是梦里，梦中怀疑自己是很正常的事。

朋友的定位将姬发牢牢禁锢在与他不近不远的地方，殷郊不是个擅长交际的人，他最好朋友的位置被姬发一个人占据了十年之久，超过他一半的人生，甚至超过了血脉相连的表兄弟。

“那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呢？”

“殷郊”又在提问，姬发用目光描摹着梦境中不甚清晰的他的脸，小声给出了不像答案的答案：“我在爱你吗？”

梦中人无法回应，只是一如既往地冲他笑，久久没有回话。

姬发猛然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

然而现在时间还不到六点钟，手机屏幕心有灵犀一般闪了一下，是殷郊的微信。

“有点失眠了，你今天有空吗？早上要不要一起去兜兜风？”

姬发木着脸把手机扔了出去，重新躺下用被子裹住自己。

不到两分钟他又爬起来，默默捡起手机撕掉摔裂了的钢化膜，叹了口气回复道：“你要去哪儿兜风？”

殷郊两点钟发的微信，现在显然已经睡着了，姬发又等了四个小时才等到他的回信：“不去了。”

姬发：……

手机又震了一下，殷郊又发了一句：“你过来我这儿吧，我爸说下周有发布会，参与冀州分公司项目的成员，包括在校生都要参加，等会儿会发正式通知。”

“公寓还是城外？”

“公寓。”

姬发想了想，点了个外卖披萨送到殷郊家里，自己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了。

殷郊的公寓离学校很近，不到二十分钟姬发就骑到了，正好披萨送到，殷郊开门的时候看起来挺惊喜，这让他稍微得意起来。

果然还是我最了解你。

发布会的消息在上午十点整发到了姬发的手机里，其他人应该也一起收到了，殷郊踢开客厅里摆得乱七八糟的各种杂物，坐在茶几旁边的地毯上拍拍地面：“过来呀。”

他说得理所当然，显得姬发慢吞吞的多少有些居心不良。

殷郊身上是橙子皮一样略带些苦味的香气，混杂了一些其他植物水果的味道，是姜校长总觉得他年纪小不适合工业合成的香精，亲手用柑橘草药做了精油香薰放在房间和衣柜里，天长日久地把他整个人都熏透了，走到哪儿都像个移动的橙子。

这么一想殷郊多少也算是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小少爷举着意大利本地人看了要尖叫的菠萝披萨往嘴里塞，把姬发做好的总结报告放在客厅的投影仪上边吃边聊，他敢这样散漫说明姜校长今天有事不在家，姬发也没那么紧张注意仪态了，曲起一条腿挨着他坐着，他骨子里的橙子味儿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他多少有些神思不属，好在殷郊也三心二意，讲得颠三倒四。

这就有点出奇，两人各怀鬼胎，话递到面前都接不住，有一茬没一茬天南海北地瞎侃，殷郊吃完外卖洗了手，在触摸屏上到处乱划，他说反正没事想看个电影，姬发随口应他那要

不看看《无间道》。

“怎么突然想看警匪片？”

姬发耸耸肩：“就是突然蹦到我脑子里了。”

殷郊关了遮光帘，房间里一片漆黑。

可能就是因为太黑了，他没掌握好光标的走向，姜校长的侧脸赫然填充了整个屏幕，黑眼睛如同暗夜里璀璨的星辰。

姬发从来没这么近距离看好友的母亲，殷郊显然不小心切错了窗口。

姜校长大名叫姜岚，人如其名，山间雾霭一般总是淡淡然，姬发只见过她两种表情，慈爱关切地看着殷郊，温和冷静对待其他所有人。

这张照片里她看起来过于柔情蜜意，目光凝视着一个方向，唇角压抑不住笑容，看起来居然有了几分艳丽。

“姬发。”

殷郊突然喊了好友的名字，把他从迷惘中叫醒。

“你爸爸妈妈……感情好吗？”

他下意识点头。

他父母门当户对青梅竹马，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从来没见过他们生过隔夜气，跟对方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伯邑考和姬旦特别像他们，只有姬发物极必反脾气硬一些。

殷郊笑笑：“也是，上次看到你妈妈，感觉她很幸福。”

“……谢谢？”

殷郊没关掉照片窗口，反而开始一张张往下翻，每一张都是他妈妈的生活照，但姜岚显然没有意识到镜头的存在，一直没有看向这边。

“这是什么？”

殷郊顿了一下，关掉照片：“没什么，本来别人要给我爸看的一些东西，先到我这儿了。”

他皮笑容不笑：“你以为是什么？”

姬发没说话。

能让一个人笑得这般如沐春风，还能是什么。

这下看电影的兴致全无，殷郊把电脑投影一起关掉，遮光帘没打开，客厅里一片漆黑，他身体靠着沙发慢慢下滑，躺在地毯上，缓缓舒了一口气。

“离发布会还有一个礼拜了，冀州分公司那个小项目……殷董最多提一句是后起之秀，我们名字都不会被提到，你别紧张。”

他说话的气息几乎要直接喷到姬发大腿上，姬发紧绷着身体，回他一声“嗯”。

“不过你还是得穿得帅一点，”黑暗中殷郊调笑着，“别的没有，特写镜头还是有的。”

他没等姬发回话，自顾自开了投影，点开姬发刚才说的想看的《无间道》，暗淡的光打在他脸上，只有还带点属于少年的圆润的轮廓微微泛光。

“我妈妈她……最近会带着那个女人出去。”

姬发很快意识到他说的“那个女人”是暑假见过的，太阳底下狐狸一样的女人，他惊讶于她居然还在殷家没有搬走，即便那个家的未来主人如此抵触她，也无法撼动她的位置。

但他不想打断殷郊，殷郊太敏感，一旦察觉到话风不对，以后就再也不会提起当下说的话。

“你说为什么呢？”

“对着那样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我妈妈她看上去都很开心……”

“这段婚姻就让她那么困扰吗？”

“困扰到浮萍都能当做救命稻草。”

Chapter 13

Chapter Notes

*今天把小狐狸的故事完善了，武王掉线ing

生为一个人类她并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来自哪里。

在被殷寿从殷氏隐晦的走私海路上带回家之前，她也算不清楚自己活了多久。

仅存的自我意识里只有一个“九尾狐”的代号，被她所能看到的所有人诱哄着，管辖着，用电击之类的手段令她臣服，驱使她利用她，最后告诉她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

殷寿跟他们不一样。

辗转到他手上的时候，那双妖异的橄榄色眼睛里满是厌弃，这并不罕见，“九尾狐”对此习以为常。

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在于，殷寿把她扔在一栋建在半山腰上的别墅里，不管她去哪儿，不跟她说话，当然也不会给她什么处罚和伤害，跟在家里多养了一只什么宠物差不多的态度，她试图告诉他自己是有用的，可以给她安排任务，完成他的心愿，但殷寿嗤之以鼻。

她由此知道这个男人很自负，自负到不屑于利用她这么一个孱弱的，孤立无援的，但在黑道世界里堪称神兵利器的女人。

“九尾狐”第一次产生了迷茫的情绪。

不过这也导致她挺喜欢殷寿，毕竟他是她目前为止见过最好看也事儿最少的人类，还允许她在他家里走来走去翻箱倒柜找吃的不至于饿死渴死，很难产生什么讨厌的情绪。

“喜欢”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她很快就遇到了姜岚。

不过遇见那天有点尴尬，殷寿经常不在家，没人跟她说可以穿什么衣服，姜岚带着殷郊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她穿着从洗衣房里翻出来的脏衣服，殷郊第一眼看到她大声质问你是谁，第二眼就生气地冲她嚷嚷你干嘛穿我的衬衫，怎么还有我的裤子。

像个张牙舞爪的小老虎，自以为凶残，但是太年幼了，在她眼里就是个色厉内荏的漂亮小东西，只值得多看两眼。

姜岚不动声色地抓住儿子，两泓深潭般的目光上下打量她。

别墅的女主人长得很美，气质冷冽让她想起以前见过的，藏在茶叶里被偷运出国的上古宝剑，据说是宋代的文物，上千年了还让人感觉寒光潋滟。

殷郊已经长到了一米八，他下意识将母亲挡在身后，却不知道眼前的陌生女人为此时房间里最娇小柔弱的人类战栗着。

“你是我先生带回来的？”

殷郊把修长的眉毛拧成结，她知道这孩子领地意识已经被激活，再冒进一步，去靠近他的母亲他的家会引起他的反抗，有点危险，但她无法抑制自己看向姜岚那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姜岚微微笑着，用纤细的手抚摸自己躁怒的孩子，“你跟我过来吧，我给你找件衣服，你穿的这身早该洗了。”

姜岚很温柔，跟殷寿是两个极端，她很喜欢。

殷郊一见到她就没好脸色，总是对她怒目而视，偶尔咬牙切齿地问她怎么还不滚，是讨厌的小孩子。

但是他长了一张结合了殷寿和姜岚优点的脸，这就能让她再多容忍几天，而且这孩子跟他父亲一样不经常在家，偶尔回来要么很快被一个叫姬发的小子叫走，要么俩人一起躲在房间里不知道干什么，眼不见心不烦，她也懒得去跟他起什么冲突。

何况姜岚真的很好。

她的漂亮裙子鞋子，还有新的名字，都是她给的。

姜岚说希望你的人生十全十美，但自古天道有所不全，所以缺一点点就是完美了，叫你小九行不行。

她有一瞬间在想这个女人是不是知道她那个不算名字的名字，可狐狸就是贪图美色，人类总会沉迷于美貌，她鬼使神差地点头，说好，你想叫我什么我就叫什么。

后来殷寿还是利用了她，她装成一个十几岁的美艳少女，轻车熟路摆出娇憨的姿态，奉出一瓶带有微量毒素的酒。

江山就此易手。

但殷寿并没有因此对她表示什么感谢，他父亲的死亡，对兄长的构陷不是一瓶酒就能完成的，她知道这件事他仍然归功于自己，也知道这仅仅是开头，她仍然恣意居住在山间的别墅里，穿着比基尼在庭院的草坪上肆无忌惮地晒太阳，试图将从未见过日光的石膏一样的肤色晒出人类的光泽，然后等姜岚回来带她出去玩儿，去吃冰淇淋买衣服。

她希望姜岚不了解她，一旦了解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冰淇淋和新裙子高跟鞋了。

殷寿接管殷氏企业后第一个发布会就带了她，她这时候的名字叫做“苏妲己”，作为秘书站在他身边，拿着一个文件夹，低眉顺眼，其实文件夹里面啥都没有，只是摆出来给大家见一下有这么个人，坐实一下她的身份方便活动。

台下第一排就坐着殷郊和他的同伴们，据她观察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目光灼灼地看着殷寿在讲台上冷静地阐述着对殷氏企业未来的规划，提到冀州分公司的项目直播镜头给到了这些年轻人，新鲜的美丽的生机勃勃的面容替代了宣讲PPT出现在三米高的LED显示屏上，恰到好处地给出一些朝气蓬勃的形象，殷寿说很期待这些年轻人将会引领殷氏企业走向怎样的未来，当中最漂亮的那张脸突然垂了下去，像是一盏钨丝断掉的灯，在一整排明亮的笑容中独自熄灭。

最有资格骄傲的低着头，最应该幸福的沉默不语。

她很想知道她最喜欢的两个人的孩子，你身上结合着全世界最可爱的血脉，你为什么不快乐。

姜岚作为伴侣姗姗来迟，为了公司股市短暂而美丽地出现了几分钟，殷寿牵着她的手仿佛新婚一般得体，她想了想，有点明白了那句古诗里的“至亲至疏夫妻”。

这种场合姜岚和她都是吉祥物，不用跟完整场发布会，明确了不需要她之后她去了下洗手间，想回到休息室姜岚的身边问她今天可不可以带自己去吃上次因为断货没有供应的香蕉船。

“妈妈，您开心吗？”

她记得殷郊的声音，十几岁的男孩子，变声期应该很顺滑，心情好的时候说话像在牛奶中浸泡过一样，温和柔软。

“跟她一起，您会很轻松吗？”

“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

“世界上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都能陪在身边……”

他是一块加多了液体的牛奶布丁，颤颤巍巍，甜软易碎。

“但是妈妈……比起我的心愿……我更希望您能一直……一直快乐……”

“所以妈妈……”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您是真心觉得快乐吗？”

她下意识攥住了丝绸的旗袍裙摆，包边的绸缎被轻轻撕开一点裂缝。

“快乐”是何其高级的情感，又是何其轻易就能得到的幸福。

她想听姜岚说“是的”，她知道殷郊正在争夺爱意的对象是自己。

她有了欲望，但没有同时得到信心。

“那不一样，宝贝。”

姜岚轻轻地说，她要贴紧了门板才能听到每一个音节的变动。

“看到你的每一个瞬间妈妈都是快乐的，能一直看到你我就很幸福。”

“而我只是觉得看到她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开心。”

“九尾狐”第一场属于自己的战役以平局略输告终，但她很满意这个结果。

Chapter 14

比干在祠堂供奉祖先的时候殷郊站在他身后稍稍垂着头。

要是没有殷启弑父这一出，即便他是第三代独苗也跟他叔祖比干一样是旁系，日后这些供奉洒扫诸多繁文缛节都是要交给他打理的。

小孩子以前叛逆期跟叔祖吵得面红耳赤，把小老头气得直喊叫救护车要找人请家法打他屁股，眼下年纪稍长还不是得低眉顺目听他摆布。

不过比干毕竟是年纪上来了不跟孙辈计较，亲手将几百块牌位一个个擦拭干净，递了毛笔蘸了金粉给殷郊说：“先描一个试试。”

殷郊接过笔，低声问真的要给我吗？要是描坏了祖先会不会责怪我？

比干闻言便笑，摸他为图省事剪得特别短的头发：“小孩子家家的，心事那么重。”

殷郊跪在祠堂里一个个给先祖牌位描金，他第一次做这事儿，每一笔都写得小心谨慎，进展慢得很，比干一开始还陪在旁边焚香祝祷祈求祖先保佑娃娃健康长大，后来殷郊写到日薄西山还有一大半，见他实在碍于身体陪不住，就劝他先回去了。

夜里姬发问他怎么发布会上看着不高兴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踏青，殷郊放下毛笔笑：“都快冬天了踏什么青。”

然而姬发并不能放下心，又问他那你想去哪儿散散心我来陪你，殷郊盯着手机屏幕，半晌回了句：“那你现在有空吗？”

他发出去又有点后悔，时间已经是晚上快十二点了，姬发肯定在家待着，贸然出来父母会担心，于是很快撤回了这条微信。

姬发可能也一直在盯着手机，没到半个小时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问他你怎么还不回家。

“你怎么找到我的？”

殷郊很是惊讶，姬发耸耸肩，不知道是不是来的路上蹬自行车蹬出了火星子，一脑门都是汗，刘海都在额头上汗涔涔地打了绺：“我问的文焕。”

殷郊扔了一个蒲团给他：“坐吧，我还要忙一会儿。”

姬发家是书香门第，几代学者，虽然都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但他们家并没有像殷家这样年年翻修堪称壮丽还雇佣专人打理的祠堂，坐在这里东张西望的很是好奇。

殷郊端端正正跪在祠堂里低着头描金，他已经有些熟练了，速度提了上来，但仍然很小心，大气都不敢喘，姬发坐在他身侧靠后的位置，看他稍微弓着腰，被收腰的裤子勒成细细的一条，想跟他搭话，又碍于眼下这阴冷的气氛不敢出声。

这场景令他不适，容易想起一些神神鬼鬼的电视剧里荒郊野岭书生女鬼之类的剧情，殷郊一言不发地将最后一个牌位上的名字描写清楚，用手轻轻扇干了字迹，郑重摆回原位，姬发瞥了一眼，上面是他爷爷的名字。

殷郊从香案上抽了三支檀香，拿起火柴点燃了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跪在蒲团上许愿，姬发不知道他在祈求什么，静静坐在原地想，不管他想要的是什麼，他那么诚恳，请各位鬼神念在他有你们一丝血脉留存的份上帮他实现吧。

“走吧。”

殷郊轻声把他喊了出去，两人默默走到门口，祠堂的管理人员将大门关上了，殷郊靠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手心里突然亮起一团火。

他凑向火光的时候姬发很怕烧到他那些又长又密的睫毛，然后才意识到他点燃了一支烟。

“什么时候学会的？我怎么不知道？”

殷郊叼着那支细细的，冒着红星的香烟瞥了他一眼，淡白的烟雾从他殷红的唇角溢出，夜里灯下看着有几分瘆人。

“没学过。”

他没等姬发反应就掐灭了烟头，扔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缓缓吐出最后一口烟气：“今天下午狐狸精塞给我的，随便试试。”

姬发很快意识到从不说脏话的人嘴里这个“狐狸精”是谁，想安慰，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走吧，在这儿说话不方便。”

殷郊扎扎实实坐在他后车座上，姬发再一次庆幸最近换了新车骨架够结实：“回家吗？”

“随便逛逛吧，”殷郊说，“祠堂里烟熏火燎的还不通风，待一天了有点喘不上气。”

姬发顺道把他带到了附近的小公园里，现在已经两点多了，除了路灯什么都已经歇下，蚊虫都因为快入冬了销声匿迹，姬发从自动贩卖机里买了两罐果汁，扔给他一罐：“你今天吃饭了吗？”

殷郊摇摇头，不知道是被烟熏的还是情绪不好哭过了，他眼睛特别红，拿着易拉罐给自己冰敷：“太忙了，也没胃口。”

“那再坚持三个小时直接去吃早点吧。”

殷郊嗯了一声，仰头用易拉罐挡着眼睛。

“你别睡着了。”

他跟姬发之间从来没什么秘密，很少像现在这么沉默。

这就让姬发觉得有点烦躁，想着要不直接问他到底怎么了。

“我妈妈……”但是殷郊没让沉默延续太久，仍旧靠着公园长椅的靠背，敷着眼睛没有睁开的意愿，“她嫁到殷家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

“跟她年纪相仿，是高中同学，”殷郊说着又笑，“她不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是有一年过年我舅舅喝多了非要拉我谈心说的。”

“哦哦，我以为殷董是姜校长初恋呢。”

“不是的。”殷郊叹着气，“舅舅说那个男生，没什么优点，家世也一般，不过会点小魔术，我妈妈跟他在一起总是被他逗得直笑。”

“啊……”

姜校长娘家是东鲁出了名的姜氏集团，很容易想到那么轻松快乐的校园初恋为何无疾而终。

“我没见过我妈妈很轻松很高兴的样子。”

殷郊又在叹气，姬发都担心他肺里存不下氧气了。

“你说我要是在祖宗面前许愿我妈妈跟我爸爸离婚会不会遭天谴。”

殷郊放下了易拉罐盯着姬发，凌晨时分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说这话，让他下意识捂住了他的嘴：“长辈是长辈，你是你，你怎么想的左右不了长辈的决定，姜校长不离婚也可以过得很开心，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殷郊眼睛很大，瞳仁特别黑，在这样的光线条件下姬发都能在他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因为你一个小孩子胡思乱想就随便惩罚你欺负你，那就是祖宗错了，你明白吗？”

Chapter 15

殷郊眨眨眼，睫毛扇在姬发手掌边缘。

“别瞎想了，”姬发缩回手，“你管不了那么多。”

“那我能管什么。”

殷郊踢开脚边的一个砖头碎块，自嘲地笑笑：“管好我自己？”

“对啊。”姬发回得理所当然，“你能照顾好自己起码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殷郊脚尖没落地转了向去踢他小腿：“谁麻烦你了，说大话不害臊。”

姬发笑着躲他，踢的人半心半意，躲的人也不太认真，鞋尖蹭过裤管，留下一道昏黄的泥土的污渍。

姬发随手就拍掉了，看看表说：“快三点了，真不想回家？”

“不回，”殷郊身高腿长，摊开来占地面积相当大，姬发大半个身子都跟他挤在一起，“这么晚了我妈妈都睡了，我家里又不像祠堂有人轮班，吵醒人家就为了给我开门么？”

姬发一直觉得他性格不适合当一个大家族的掌权人，倒也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就是心太软了，冀州项目把黑咖啡当水灌熬夜完善数据都成了家常便饭，常常是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熬。

他总有些过剩的责任心，姬发一边跟他闲聊些有的没的一边胡思乱想，以后他们都进了集团不知道还会是怎样的局面。

“今晚好像是木星伴月。”

殷郊忽然说。

姬发跟着他抬起头，城里汽车尾气多，常年看不清星空，也就是今天下午刚下了雨，把雾霾洗了洗，一弯月牙挂在天空，旁边是一颗特别亮的星星。

“咱们运气挺好的，”殷郊笑道，“这个天象可不多见。”

“嗯？怎么感觉不是第一次看呢？”姬发皱眉，他不太懂天文，“月亮旁边不总是有一颗星星特别明显特别亮的。”

“那不一定是木星嘛，”殷郊耐心补充，“有时候是金星，或者其他星星。”

“哦……”

姬发似懂非懂，殷郊一如既往不强求他也完全了解，趁着天气好给他指指点点什么星座在哪里，姬发记性好，不过确实欠缺一些美术细胞，或者说继承了父亲务实的性格，实在联想不到每个星座的形状跟名字到底有什么确切关联。

不过他很爱听殷郊絮絮叨叨说这些话，平日里殷郊仿佛总在扮演一个合格的富家子弟继承人衣冠楚楚的角色，因为笑起来有个酒窝长辈说看着可爱，所以连笑容都要小心拿捏尺度。

跟现在散漫聊着星星月亮，说着姬发你看这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就在它尾巴上的殷郊完全不是同一个人的样子。

“下周开始我就不上晚自习了。”殷郊话锋一转，突然说道，“你知道的，原本家里的事情……没打算让我参与，只是我总想着我爸爸一个人太累了尽量帮他分担一些，你也知道，以前他没那么多要管的，我现在局势变成这个样子，从前没学过的东西现在都要捡起来，多少还是得花点时间。”

姬发只是眨眨眼。

像殷郊这种家庭出身的小孩课业量本身就不会很大，他能跟上普通高中生的课时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压力，说实话他现在才让渡出一些日常课业已经坚持得有点太久了，作为朋友姬发没有惋惜相处时间要减少的立场。

他只能说：“周末我还能去找你吗？”

殷郊扬起头佯装出倨傲姿态：“那你要提前预约。”

姬发哈哈大笑，手拍在他肩膀上。

他笑得特别用力，防止殷郊察觉到其实那只手在微微颤抖。

“没事，以后你成了殷董我就做你的总经理，每天下午三点准时给你发日报，你想躲我都躲不开。”

“好啊。”

殷郊给别人的第一观感是锐利惊艳，凌晨天边将亮不亮，昏暗路灯下，姬发眼里看到的柔和恬静或许只能停留在他此时此刻的瞳孔里。

殷郊微微笑着，有点疲惫，但是很期待地回答他：“到时候我肯定会看在老交情的份上多罩着你点儿。”

姬发心中一动，推起一个笑脸推他一把：“少来这套，谁罩着谁还不一定呢。”

那天殷郊到底还是劳碌了一天累得睡了过去，脑袋搁在姬发肩膀上呼吸沉重，姬发想着让他眯一会儿就差不多该去吃早点了，然而真到了五六点钟，侧过头看他睡得嘴都张开了，眼睑垂着罩着下眼睑一片青黑，又有点不忍心扰人清梦。

太阳一点点往上爬，如今的时节寒气散去暖意也上升得有限，姬发的自行车靠在他们坐的长椅旁边，车座上积了一层露水，他懒散地想着等会儿得擦一擦，眼前不知何时突然多了个人。

“小朋友，在外面睡着要着凉的，你家里人呢？”

姬发闻言便皱起了眉，上下打量面前突然多出来的青年男子：“我们等会儿就走。”

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离开，而是笑吟吟地看着他们，眼神倒是挺友善：“离家出走了吗？你们俩可不像刚来的，这才五点半，你们总不能是三点多就来了的吧？”

这人细眉长目身长玉立的倒是不像个坏人，只是话里话外老把他们俩当小孩子让姬发感觉很不舒服，像是被人看低了。

“时间到了吗？”

两人对峙时殷郊睡醒了，坐起来伸了个懒腰，眼睛都没睁开就含含糊糊地问了，姬发“嗯”了一声，搓搓他睡得冰凉的手：“走吧。”

“哎，等会儿，”青年作势拦着他，“就你们两个吗？那多不安全啊。”

“您不至于对朝歌城的治安环境这么不信任吧，”殷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姬发已经开始警觉地反讽回去，“再多做纠缠我恐怕这里唯一不安全的因素就是您了。”

青年并没有被冒犯的感觉，反而哈哈大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警官证道：“职业病职业病，我呢正好是个民警，蔽姓杨，叫杨戩，刚从昆仑分局调派过来，看你们俩孤零零的在这儿睡觉有点担心就过来问问，没事当然最好。”

姬发拿过证件仔细把照片和眼前人核对了一下，除了有点晒黑了没什么区别，这才放心还回去：“多有冒犯了。”

杨戩笑着收起证件：“噤，算我多管闲事，要不这样吧，你们俩是不是还没吃早饭？我请你们呀，我昨天刚搬过来对这边不太熟悉，顺便跟你们打听点事儿。”

殷郊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姬发跟他对视一眼，他也笑笑：“那倒不用麻烦了。”

姬发正想顺着他的话回绝，还没等开口他又说道：“既然刚搬过来应该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我们来请你吧，只是早餐而已不值什么钱。”

“是吧，杨警官。”

Chapter 16

殷郊平时胃口挺好的，爱吃点小零食，不过家里管得严都得靠姬发在学校想方设法投喂，今天说是请外地人士杨戩见识一下朝歌的风土人情，最后还是得让姬发吭哧吭哧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带路。

杨警官看着年纪不大，刚毕业的样子，对工作还有一腔赤诚，话倒是不多，昆仑苦寒之地到朝歌气候风物变化迥异，看什么都挺新鲜，眼睛亮亮的，跟他们走在一起没什么年龄差的感觉。

“你认识他吗？”

姬发趁着杨戩留意路灯下面挂着的装饰灯笼分散了注意力，稍微退了一步低声问殷郊。

“……算是见过吧。”

殷郊也压低了声音回道：“前段时间我爷爷的事，昆仑那边派了一位资历很深的督查过来，跟在他身边的就是这位小杨警官。”

“昆仑的督查？他们来干什么？”

殷郊没有作答，他很少主动评价他不了解的事情，这时杨戩终于发现自己落后了一点，加快脚步赶上来：“还没到吗？”

“前面就是了。”

一顿早饭吃得大家各自心怀鬼胎，姬发很会挑店面，物美价廉的，三个人花了不到三十块，杨戩说这回占便宜了下次我请你们，殷郊笑笑：“有缘再说吧。”

他这话说得老成持重不像个高中生，杨戩定定地看着他，半晌翘起嘴角：“那我倒是希望真的跟你还有其他缘分。”

“人各有志。”殷郊回道，“但我志愿不是警校。”

“这个我知道，”杨戩笑道，“只是好奇如果再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你想选什么呢？”

“可能选天文学吧，我喜欢看星星。”

姬发隐晦地挑起眉毛。

“哈哈，确实挺有意思，所以你们俩凌晨两点出门看星星吗？”

不过杨戩没有期待他回答，掏出纸笔匆匆写下一串电话号码塞给殷郊：“今天算是认识了一下，常联系啊。”

殷郊笑道：“那就不必了，跟警察经常联系说明没有好事发生。”

“小孩子要乐观一点，”杨戩可能脾气真的很好，几次被拒绝都没有生气，仍旧笑嘻嘻的，“哪天不小心掉井里了也可以打给我，卫星电话，到哪儿都能接到。”

他说完挥挥手就按原路回去了，姬发凑过来看他龙飞凤舞的一串数字：“你信他吗？”

殷郊随手把纸条撕碎扔到早餐店垃圾桶里：“鬼才信。”

明天就要上学，俩人都差不多一夜没睡腰酸背痛的，出了早餐店就道别准备各自回家，没走出两步姬发猛然撞见姜文焕和鄂顺俩人勾肩搭背地从旁边店里一起出来，你掐我一把我怼你一下还笑得特别欢，全然不像平时那样文静。

他觉得气场不太对劲，坐上车蹬了几下赶上殷郊：“哎哎哎，我看到你表弟和你表舅了！”

殷郊愣了一下：“哪个表舅？”

“鄂顺啊！他不是你伯母的弟弟吗？”

殷郊一脸的家丑不可外扬，咬牙切齿低声道：“跟你说了别这么叫他，哪门子的表舅我跟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关键是他跟姜文焕怎么那么早就一起出来了？这可是在放假，现在才……”姬发看看手表，“六点半。”

“我还跟你通宵了呢。”

殷郊不以为然，姬发咳了一下：“呃，但是他们俩……”

“谈了。”

“啊？”

“很奇怪吗？”殷郊习以为常，哼了一声，“鄂顺他姐都能嫁我伯父呢，他俩好歹年貌相当，算青梅竹马——男的跟男的能叫青梅竹马吗？还是竹马竹马？”

“等等等等等.....你都知道吗？”

“瞎子才看不出来，”殷郊浑然不觉自己在拐着弯儿连带姬发一起骂了，“上回一起去冀州，他俩开的房间是双人床。”

姬发完全给噎住了，然而始作俑者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等他反应过来殷郊已经被姜校长派来的车接走了。

“真神奇啊你们家.....”

姬发只能如此感叹。

然而留给他们闲暇旖旎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殷郊不上晚自习跟姬发相处的时间直接就少了三分之一，高二又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姬发自认为观察力强但任凭他怎么努力也没在姜文焕鄂顺相处的时候看出暧昧直到寒假前碰到他俩在学校后门吻别，过年的时候殷郊跟他约了要上门拜年结果殷启的案子定下来刚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趁大年二十八执行枪决俩人心情都很复杂最后没能成行，伯邑考把崇应彪带回了家说带男朋友来见家长然后跟姬旦打成一片顺带把殷郊送他的手工陶艺盘子砸了他妈妈安抚他说碎碎平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总之姬发的十六岁过得很跌宕，摸到一点成年人的世界，摸得手心里都是煤油灰，还不如不摸。

冀州项目彻底结束了，主导权交还给分公司的总经理，苏氏企业退出冀州远走美国杳无音讯，姬发偶尔想起这个项目，眼前划过苏全孝苍白孱弱的脸。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人会再想起这个死去的时候其实也刚成年的年轻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殷郊高二下学期又回来上晚自习了，甚至问了他要不要一起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

“我妈妈现在也不怎么回家了，”他叹着气把钥匙门卡推给姬发，“又一届高三要毕业她好忙，说我已经长大了她能放心我一个人住，说实话一个人住没什么意思啊怪无聊的。”

姬发嗯嗯啊啊了半天想拿不敢拿，瞅着门卡上鱼型的物业logo像要用目光给看穿了：“.....那我得跟我爸妈说一下。”

伯邑考的出柜影响倒是不大，但姬发不敢赌梅开二度家里情绪是否还能这么稳定，虽然目前只有梅树没有花苞，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柜门。

“应该会同意吧，”殷郊说，“要是他们觉不同意我就只能叫姜文焕和鄂顺一起了，他们俩也不想在家里住呢觉得太远了起不来.....”

“你叫他们干什么，”姬发迅速打断他，“打扰人家谈恋爱天打雷劈，这多大点事儿我打个电话回去就行了，等会儿我就去跟班主任说，什么时候方便？我什么时候搬过去都可以。”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